

南行記・續南行記・附錄



印 行 趣 旨

忠勇義烈ノ氣魄ナクンハ艱難モ用ヲナサス貔貅モ役ニ立タス、忠勇義烈ハ實ニ護國ノ第一要諦ニシテ我帝國三千年ノ歴史ハ一ニ是ニ依リテ輝ク、元寇以來度度ノ國難ニ於テ克ク外敵ヲ破リ國威倍々伸張セルモ亦此ノ氣魄ノ澎湃タルニ因ラスンハアラス、政權時ニ或ハ武門ニ委セシコトアリト雖モ我祖先ハ常ニ能ク之ヲ尊ヒ之ヲ體シ之ヲ竭セリ。

見ヨ一世ノ義烈トシテ贊美措カサル赤穂義士ノ如キ七生ノ忠勇トシテ敬頌限リナキ楠公一門ノ如キ其他奮起難ニ赴キテ一死辭セサル者從容義ニ就キテ一身一家ヲ顧ミサル者踵ヲ接イテ輩出セルヲ、皆是レ我祖先ノ心血ナリ氣骨ナリ。

夫レ我祖先ノ血ハ斯ノ如ク迸リ我祖先ノ骨ハ斯ノ如ク鞏メラレタリ其血其骨ヲ承ケ以テ祖國ヲ守ルヘキ者ハ抑モ何人ソ、如何ニ西洋文明ニ俟ツヘキ事ノ多ケレハトテ一モ西洋ニモ西洋ト漫リニ心醉シテ法律行政風俗思想ノ總テニ至ルマテ悉ク之ヲ彼ニ倣ヒ其ノ甚シキニ至リテハかゝる、まるくす一派ノ空想的社會主義ヲサヘ歡迎セントスル者アルハ底事ソ。

南 行 記

秉彜閣印行

我帝國ハ何處マテモ民族固有ノ日本魂ニ依テ守護スヘキハ言ヲ待タス、然ルニ當今ノ實狀ハ如何、物質萬能輕佻浮華風俗惡化思想險賊數へ來レハ悉ク是レ國家ノ大患ニシテ識者ノ最モ殷憂ニ堪ヘサル所ナリ、大正十二年畏レ多クモ今上陛下ノ詔勅ヲ下シ我我臣民ヲ誠メ賜ヒシ所以ノモノ亦實ニ之カタメニ外ナラス。

此時ニ當リ偶々明濱勝屋先生ノ此著アルヲ聞キ請ウテ之ヲ一讀セシニ我日本民族ノ典型タル楠公一門ノ事蹟ヲ層一層闡明セルモノアルノミナラス紀事潑刺議論堅確一一肺腑ヲ刺スカ如ク忠勇義烈ノ情熱自ラ筆底ニ汪溢シ讀者ヲシテ覺ヘス感奮興起セシメスンハ止マサルノ概アリ是ニ於テ強キテ先生ニ請ヒ之ヲ印行シテ廣ク天下同憂ノ士ニ頒チ以テ各々其ノ向フ所ヲ一定セントス此舉幸ニ國家對症ノ一鍼ニ値セハ獨余輩ノ足望ノミニハアラサルヘシ。

大正十五年丙寅初夏

秉彜閣主人 天山大隈榮一識

南行記

目次

自敘.....一

竹內南溪序.....三

松平天行序.....五

山內樵雲序.....六

八月一日 越前福井至尾張名古屋
宿松本氏.....一

八月二日 拜熱田神宮 宿松本氏.....一

八月三日 發熱田 遊鳥羽 館於二見.....一

八月四日 觀日 拜兩太廟 館於笠置溫泉.....二

八月五日 登笠置山 館於奈良 拜春日祠 觀大佛.....四

南行記

院.....十八

八月十日 登嶽辨天 宿總持院.....二十五

八月十一日 下山 九度山弔眞田幸村 俊寬忠僕有王 館於和歌浦.....二十六

八月十二日 登望海樓明光臺 入大阪 館於梅田.....三十一

八月十三日 登大阪城址 拜桃山先帝陵 館於大津.....三十二

八月十四日 訪藤樹書院 宿竹生島寶嚴寺.....三十四

八月十五日 觀敦賀金崎城址 歸福井.....三十六

南行吟草 雜體三十三首.....四十

竹內南溪跋.....四十四

勝屋大華跋.....四十五

八月六日 觀法隆寺 拜畝傍陵

挿畫 神武陵及碑誌 拜檀原神宮 遊吉野 弔村上義光墓 挿畫 義光墓及碑文

宿芳山館.....七

八月七日 挿畫 芳野全景 過南朝行宮遺址 藏王堂 吉水院 櫻本坊 挿畫 延元

陵 小楠公髻塚碑 拜延元

陵 藤本鐵石碑 辦內侍至

情塚 憩如意輪寺 拜水分祠 過竹林院 謁村上義隆墓 宿芳山館.....十

八月八日 挿畫 高野山全景

八月九日 觀刈萱堂 陵墓碑碣 密嚴堂 大師靈廟 宿總持

續南行記 目次

續南行記

目次

勝屋大華序.....一

竹內南溪序.....二

七月卅一日 夜半發程.....一

八月一日 詣天王寺 過森屋楠公生地 登千早城址 館於千早.....一

八月二日 詣觀心寺 拜檜尾陵 挿畫 千早正儀遺墳 楠公首塚及銘 楠公遺書 軍旗 觀寶庫 過根來寺 和歌浦 上舟.....二

八月三日 過紀州洋遇風 館於勝浦.....八

八月四日 阻風雨猶寓勝浦.....八

八月五日 阻風雨猶寓勝浦 浴
湯川溫泉……………九

八月六日 拜熊野夫須美神社

青岸渡寺 觀那智瀑布

挿畫 瀑布全景 拜熊野速

玉宮 館於新宮 登丹鶴城

弔除福墓……………九

八月七日 泝熊野川 步從宮井

抵玉置口 泝瀨八町 宿瀨

亭 挿畫 瀨八町……………十五

八月八日 泝上瀨 下北山川

拜九里峽 拜熊野坐神社

館於湯峰溫泉……………十八

八月九日 湯峰阻雨……………二十二

八月十日 雨中發程 踰小廣嶺

近露村訪野長瀨氏 踰大阪

嶺 館於栗栖川……………二十二

南行記

館於道後……………三十四

八月十九日 觀大森彦七墓 拜

土居通墳

挿畫 星岡表忠碑 宿竹內

氏……………三十五

八月二十日 舟向九州……………三十七

續南行詩草 雜體三十七首……………三十八

自跋……………四十五

田邊松坡詩跋……………四十五

牧野藻洲跋……………四十六

服部悔庵跋……………四十六

淺野醒堂跋……………四十七

松本彊廬跋……………四十七

附錄

挿畫 櫻井碑及銘 湊川碑文及

四條暇墓

八月十一日 詣田邊關雞祠 館

於鉛山溫泉……………二十四

八月十二日 觀千疊巖 三斷壁

館於和歌山驛……………二十五

八月十三日 過竹垣城 加太浦

開帆 拜礮馭盧島神社 館

於福良……………二十六

八月十四日 遊鳴門觀潮 館於

撫養 挿畫 鳴門全景……………二十八

八月十五日 遊小豆島 館於高

松……………二十九

八月十六日 登屋島 遊栗林公

園 詣琴平祠 館於多度

津……………三十一

八月十七日 舟抵伊豫高濱 宿

生石村竹內氏……………三十三

八月十八日 浴松山道後溫泉

目次二

秉彜閣印行

詩十七首……………附一

贊襄諸家著錄……………附七

自敘

据朝日新聞所報、伊太利首相物曾利尼、將建白虎隊碑於會津若松郊外飯盛山上。物曾利尼曾聞白虎隊殉難遺事、激賞弗措、謂日本武士道之典刑也。於是使下位春吉卜地、用國產大理石爲碑材、將以明春起工。噫、物曾利尼豈知我武士道者耶。武士之道、上奉皇室、守社稷、下繩祖武、又民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古來武士直隸朝廷、四方紀綱之僕。將軍亦受敕殿陛、征伐之權、總出自天子。及源平開霸、擄王臣以爲陪隸、竊王土以封殖私黨。於是乎所謂武士者、判而爲二、專屬京師者、僅不過近衛北面及檢非違使等一二府。而諸國桀驁猛悍材藝智能之士、悉皆爲霸府所祿使僕役、爲之爪牙、爲之干城。曰疏附、曰先後、曰奔走、曰禦侮。遂至知有霸府而不知有朝廷、知有將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軍而不知有天子、此實霸制六七百年之勢也。先帝以英邁之資、興東伐之師、與後鳥羽後醍醐討幕遺志奚異。七道八州、何物不風靡、然而霸府餘孽、則悍然方命、保其巖邑、而東北諸藩其雄也。如王師而不利、與夫承久建武同歸一轍耳、可不寒心乎。抑討幕之爲舉、非然畔援、非然歆羨、惟是回收源平以來久假而不歸之王權也。當時諸侯、重私祿、忘公恩、皆殉其所事、而不知殉其所事之所事、動輒與是同惡相長、頑然昧于大義。當殷之末、崇虎密須、飛廉惡來、與紂同惡、雖彼此異位、猶未曾聞廉來之爲忠臣、崇密之爲賢侯也。況以霸抗王乎。今以白虎隊爲典刑、則崇密廉來尤當爲物曾利尼所推獎景慕也。由來外人無君臣、惟是推有武力者、爲社稷之主、昨日則隸秦楚、今日則隸吳越。乃如物曾利尼、乘時得勢、隱然蓄壑谷之欲、盤據於時朝之外、欲爲霸府所爲也。

久矣。偶聞我邦霸下少年能夠其所事，謂是等事可移以鼓舞自家少年子弟，殉難氣象，此我霸業之資也。噫，彼豈知王霸之辨，正閏之別者耶？外人之不知道，固不論而可也。苟生於神州，知我三千年歷史者，忘國體本義，廢祖先世忠，桀犬吠堯，而賊客將刺，由卽白虎隊當日妄動也。雖少年無知之死靡他，其心事於情有可憐者，而大義所繫，其罪決不可赦矣。況頌之碑之乎？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不惟此，彰義隊新撰組五稜廓諸士，莫不皆然。在南北朝時，則七道武士，概畔王以黨霸，濛濛天地，日月無光。於是一木支傾廈，揮戈麾頹日，如勤王諸公者，是之謂日本武士道之典刑矣。今也邪說橫行，民晷日作，勤王大義，漸將墜地。不以是時明皇道正人心，則國家前途，實有不堪杞憂者，所以整不恤其緯也。殷鑒不遠，在清俄諸歐。大隈子義，與我同憂者，讀往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年余所著南行記，謂深中時弊，足以警世厲俗也。愆憑再三，捐貲以付諸鉞。義而俠矣。卷中大抵旅次感觸，隨得隨錄，主達意，不必修辭。赤心所激，事雖或關皇室，涉社稷，直筆不諱。其他猶多可議者，然時局之急，不遑於筆削彌久也。夫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吾豈敢，吾豈敢。

大正十四年乙丑冬十一月

明濱幽人 勝屋驂撰

南行記序

余一夕與客論文、適有郵函自外到者、見署則畏友勝屋子駿之所寄也。急遽拆緘、中有手書一本、光彩射人。蓋記近畿之遊者、以其寓在越、故題曰南行記。別添一束、徵余題言。余起盥漱、復坐讀之。客在旁視之曰、非是子平生所語。勝屋明濱先生之著乎、盍割愛分覽。乃相與讀之。讀未數紙、余乍拍案大聲呼快、客亦呼快、愈讀愈快、連呼快哉之聲、撼乎齋壁、不知更之移也。既罷酌酒、余問客曰、子之所快果何。客曰、先生戶閨相和、遠遊相攜、是先儒之所不及、而行文之雋逸、與記事之詳確、更可敬也。余曰、子之所言固快也、而有更快焉者。子不見其應物隨事、律以大道、記中有箴、筆致略同賴翁乎。蓋子駿爲人、才識高邁、信道至篤、自知極明、常慨流俗趨下、以迴瀾自任。故其記物叙景、不但筆致入神、寓大道於感

南行記

三
秉彝閣印行

觸、託人倫於憑弔、慷慨淋漓、使讀者奮發興起。故子駿此著、與夫風流自喜、飄蕩無志輩之所作、非同日之比也。但其平生涉獵之博、旁及梵籍、故篇中待釋徒頗寬、蓋以釋道亦有補於今時耶。故讀此篇者、先審子駿之心事、而後篇中之快可與味也。翻想我鄉山水、雖無可寓人目者、如當時忠臣土居得能新田大館諸公、及逆豎大森某之史蹟、藉子駿之筆以表之、其快果何如也。余促子駿之來遊再三、他日子駿履約、子與余爲之東道乎。客曰、快哉子之言。抑子識明濱先生之深、何以至此。曰、子駿西肥人、余少時同學于豐之咸宜園、爾汝訂交、筆硯無主、起臥同室、後各從所向、天涯隔絕、雖不能復趁昔日接膝握手之歡、每動情懷、託書相慰、論心質疑、神交三十年於今矣。故世之識子駿、莫如余之尤深也。嗚呼、使子駿生於斯文旺盛之時乎、則與當時諸大家並鑣角逐、

風動一世。而不幸出於斯文積衰之後，故子駿雖慷慨卓立，以道自任，日著千言，少人能讀其文者，況知其心事乎。雖然，知之多與否，固無損益於子駿之德也。抑子駿雖無望於今世，不無望於百世。余竊子駿來遊之日，促遊于四方，探勝景，窮史蹟，發感垂戒，嗣此篇以成一大著述，挽大道於既壞，回頹俗於既墜，與賴翁之史述相待爲用，使後人仰以爲我邦之二寶，豈不更快哉。客拍掌曰：快哉言也。遂相共醉。後數月，反覆潛讀，每篇書鄙見，且舉爾時與客相問語者爲序以返之。

大正甲寅十月

辱友

豫州松山

竹內直謹撰

南行記

四

秉彝閣印行

南行記序

前三十年，予識勝屋子駿於藍田書院。子駿肥前鹿島人，爲人修潔，有氣槩，篤志勵學，涵濡于古籍。予相與講習討論，知其頗精經義，而未知其能文也。亡幾，子駿歸鹿島，授業鄉之中學。壬寅歲，予西遊訪其廬，子駿喜甚，置酒叙舊，出文稿視予，概皆論說，少他體，法度嚴而整，筆力雄而健，駸駸乎入作家之域。予於是始知其能文也。然又窃謂子駿厭飫經藝，學殖深厚，乃以其所蘊發諸文章，故特長議論已。頃子駿自名古屋，寄其近著南行記求序，予觀焉，嘆曰：有是哉！子駿之於文，無所不能也。自古以記行著者，固不爲少，而往往有意于刻畫山水景物，極力形容，病在誇張，可讀以娛目，不可據以問津。子駿則異此，峩峩之山，洋洋之水，目之所覩，筆輒隨之。胸中煙霞，與巖壑觸發，自然成文，憑弔古跡，而感慨係焉，探

南行記

五

秉彝閣印行

撫遺聞而考證備焉。至乎事之關名教節義者，則其精神所注，張膽明目，間以議論，閑聖闢異，彰忠誅姦，詞嚴氣直，感憤傷激，筆筆立紙上，而諷世警俗之意寓焉。一遊記耳，亦足以窺其學識，豈唯模山範水，文字之巧而已哉。抑予與子駿不相見者十有餘年，常意子駿以學問文章爲性命，雖離索之後，其必進修不怠，深造精詣，有驚人者，今讀此編，果然。嗚呼，偉矣哉！然君子之於學，厚積而薄發，此亦發之薄者爾，未足以概子駿。但其薄者尙如此，則其厚者果如何耶。是爲序。

大正十四年七月

天行 松平康國撰

南行記序

先師林栖碧、少壯遊於京師、與賴鴨厓同在百峯牧氏之門。時德川氏失政、國家多事、先師與梅田雲濱僧清狂韓六二等相往來、共論時事。已而安政之獄起、鴨厓雲濱俱坐死、先師亦被幽于鄉。明治乙未之歲、余負笈游于東京、時谷口藍田學德高一世、以宿儒夙侍講北白川親王。丁酉之夏、請暇浴于城崎溫泉、先師偶往見之、始知其爲韓氏、相語共驚其奇遇、蓋不相見者四十餘年矣。曩余編先師遺稿、欲索序於當年交友、而鴨厓雲濱既不在、清狂亦歿、其存者僅藍田一人而已。乃欲見之而有所請、未果。藍田易簀、常以爲憾焉。辛亥之冬、至福井、始與勝屋子駿相識。子駿藍田高足也、一見如舊、暇則論學談文、每得一詩、輒示之、請益、恨相見之晚焉。其後余客瀋陽、俗異域殊、無師可質疑、無友以起予、每遇良

南行記

六

秉彜閣印行

辰、未嘗不懷子駿也。頃子駿寄所著南行記、使余序之。夫子駿詩文雙絕、足跡所印、近郊鄰野、亦必有詩。今讀此篇、以俊異勁拔之筆、詳記山川風物古蹟名區、風俗則觀其厚薄、人情則察其醇漓、物產則究其豐殺、商業則論其盛衰、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想。而至事關大義、迹涉忠邪者、秋霜烈日、凜乎其不可犯。慨時憂世之情、溢于楮表。名雖云記、實儼然大史筆矣。初余之來瀋陽也、道途之遠、國土之異、不啻過於子駿之南行、所經歷悉是王師用武之地、所聞莫非同胞報國之事、而不有一字可以示人、慚於子駿多矣。然子駿好遊、既有此篇、今日文明之澤、舟車相通、千里可坐而至、則安知其他日不試箕封禹域之遊、能成余欲爲而所不能以續此篇哉。是余所切望於子駿也。嗚呼、余雖遂不及見藍田、猶得與子駿相知、亦足以釋多年之憾矣。故甘佛頭著糞之譏、喜而序

之、併及藍田與先師之交遊_上云。

山内惇吉

南行記

七

秉彝閣印行

南行記

西肥 勝屋驂子駿著

松平天行曰開卷便見忠孝節義字已覺異尋常紀行

竹內南溪曰冒頭先揭大綱然後入記事與末文相照成態文勢緊張敘述不紊猶良將行兵號令一發隊伍整齊多益辦雄篇大作用此法始可免散漫之憂矣

余識字以來感于南朝史深矣。何感忠孝節義之事是也。慕其人則想其地。而不踐其境。猶隔窗聞人語。且家人未拜太廟。亦非臣子攸安。高野之爲靈迹。夙聞之熟矣。今而不往。老將至。所以有斯行也。豫告諸名古屋同學松本子樂。亦有拜廟之意。覆書約攜行。

南溪曰天惠已厚

八月一日宿雨已霽。先辰汽車發福井。從米原移乘東海線。至名古屋。電車更詣熱田祠前。步過御田橋。迷路。蹊田至呼續村。行看旱田龜拆。禾半槁如豆其。耘者皆涕。日晡訪子樂寓。初余欲泛湖過藤樹書院。然後來此。悟其爲迂。忽變旅程。先約二日。家人急遽辦酒肴。夜與子樂談經。辯難往復。不

南溪曰俄然變程情趣果饒文亦急轉生趣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知更盡。

二日晴。朝子樂誘余等游高等學校。兒述之亦從。歷觀堂宇房室。藏書頗富。新而不陳。一瞥而去。午下。同賽熱田神宮。從春敲門入。拜清廟。過靈沼。魚鼈聞人語來集。與麩。噉嚼有響。但止水腐敗。色帶綠青。俯不可鑑。從八劍宮側。過大華表之下。出傳馬町。電車遊名古屋伊藤吳服店。綾羅錦繡。金銀珠玉。分班陳設。電燈映之。燦爛眩目。然壘斷罔市利者。可賤已。規旋矩折而過。有臺榭可納涼。借榻喫冰。如在廣寒宮。子樂又延之別室。饗鮓。皆樂忘歸。夜將深。乃復用電車去。從高藏步。過砲兵工廠。一路歸呼續村。

三日。欲雨竟不雨。已牌。與子樂一家四人結伴。從熱田驛。資汽車。過木曾。指斐二川。桑名。四日市諸驛。抵龜山。移乘參宮線。車中遙拜武尊能褒野陵。經宮川山田諸驛。遂向志摩

松本彊廬曰近又購通志堂經解圖書集成等憾不使子駿更一瞥

南溪曰記祠廟用筆莊重記市坊下字輕妙相映成態屢讀不厭

天行曰規旋矩折造語頗妙

南溪曰何等才筆

南溪曰叙出景象畫手不及記事至此可謂筆有神
又曰童然九字重圈不足吝也

又曰說破至理非深於道者不能

州。二見以東，丘山漸入佳境。出無音山隧道，過鈴水之委，松愈多，石愈奇，水又從樹間隱顯，一碧拖藍，島嶼乍斷乍連，皆異樣不俗。層巒疊嶂，概童然如圭，草而不樹。左顧右眄間，汽車已至鳥羽港。是地水路，西通熊野，東接遠州洋。驛前有老婦鄉導，由新道上廣樂園，矚目開豁，隔水遠望，尾參二州之山。灣面島嶼參差，散點清波，景似松島而小者。更過藤臺彩霞園，極日和山頂，有巨松枝幹盤空，不知幾百年物。踞亭展望，雜木叢茂礙目，却不如廣樂園卑而遠也。從別徑降，車期及刻，促子女駿奔就驛，後夫之凶可笑。次期尙剩二時，乃就前灣淺渚弄潮，子女皆狂喜，余亦與子樂游泳，午炎爲之一洗。申牌，汽車去港，回而至二見。顧余十五六年前，來遊于此，海濱寂寞，僅有貝工四五戶耳，今則大廈高閣，聯軒接簷，使人迷去路。宿濱千代館，家在松林沙汀之際，輕波及前庭，於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疆廬曰食後揭衣步沙際海風吹醉顏快不可言

南溪曰二見之勝平生所熟聞今讀此文千遍不厭豈入神之筆令然歟

天行曰軒軒霞舉筆有光彩
淺野醒堂曰善狀難狀之景筆力絕倫

勝屋大華曰紅輪在空中餘情綿綿有李供奉發清溪向三峽之概然而彼於月此於日山月卿雲一片耿耿之心觸景乃生其念君愛國之情洵可嘉尙

弄潮殊宜。游泳之次，見納日在波，影如金龍，則是地之勝，不止賓日之觀，二見之稱，果不吾欺也。晚酌伸勞，飲膳殊鮮，二人之喜，而後可知也。夜遊隣塵觀貝工，已反，子樂女幾代有疾，寒熱往來，脈理不整，招醫診之。

四日，曉起，相促出館，傍海而行數町，詣立石碕，拜靈窟。夫婦巖在前，賓日者男女壓岸。時異雲搖曳，刻方加卯，人稍散去，蓋謂日已高在雲間。余等七八人自遠方來者，意殊悵悵，不欲遽去。徙倚多時，忽見玄雲之間，爛然如斷錦，漸生色彩，紅輪半面破翳而昇，距水纔七八尺，少焉露全輪，大如拱壁，宛在兩巖中央，比畫中所睹，更著美觀。山陽所謂三萬六千中一日，來此始見全日出者，皆喜出于意外，或歡呼，或拜跪，縱橫正偏，諦觀久之。雲已遠，日漸高，光華燦爛，其入水者，如冶金在鑪，余不覺唱虞廷卿雲歌。曉風正微扇，輕波鱗鱗激岸，清

南溪曰近來異端邪說誣世惑民敬神之念掃地而國體之本幾乎或墜矣有識之士誰不切齒慷慨而不能敢言者祇以筆力不足耳子駿以雋逸之筆痛論無遺使讀者不覺拍案叫快其守皇道正人心與斌卿氏侔吁嗟可敬哉

南行記

三 秉彝閣印行

味不可言。已歸館，幾代疾未痊，余等以前途尙遠，割情分攜，電車詣宇治內宮。是境亦市廛櫛比，百貨架陳，與往年所過，鬧闐全別，雅俗不同。宇治橋外，憩冰店，納涼，而後入神庭。有警衛本部，吏卒頗譏，察行人。過華表，右臨一溪，五十鈴川卽此。神澤所瀝，久旱不涸，水石相激，盪激而去，午熱頓消。鬱鬱杉檜，多千餘年外物，巨幹專地，密葉遮天，祠頭殿角，纔承日影耳。過大麻殿，一路詣正廟前，跪拜。廟繞以高牆，呼曰瑞垣御門。四門設衛舍，扞之，幽闕不可近。此是我三千年社稷所基，六千萬衆庶所祖，凡生於日本者，誰不蒙其恩澤。嗚呼，微皇祖皇宗，立極垂統，開物成務，人之類滅久矣。耕稼蠶織，衣食斯足，舟車橋梁，道路無恙，弓矢劍戟，以屠毒蛇，誅猾賊，仁義忠孝，以立國體，教人道，繫誰之賜。滔滔末俗，忘故就新者，動輒舍此而取彼，自侮自卑，幾何其不相率爲夷也。不愛其

大華曰忠誠蘊蓄不覺發露無父無君云云非子駿決不言也不覺大聲朗誦
疆廬曰意偏筆激宛然攘夷家口吻恐非我祖宗包荒之意
又曰祖宗深仁厚澤入民之肺腑醞釀而爲忠君愛國之心是我國之所以冠宇內也今乃曰夷狄之心禽獸之行果何所斥假令有所斥論之於此非所以頌盛德恐失體

自注夷俗無君臣父子邦人淫西說者以我固有之忠孝爲不足貴卽是無父無君也非夷狄而何雖欲無言奈其不可捨何哉

天行曰在今日不可無此議論其語之峻烈猛厲亦剛克之義也況抗而不矯憤而不激警醒一世使知國體所本亦所以報神德僕未見其失體也
服部梅菴曰藥不瞑眩厥病不瘳無父無君云云在現今正爲對症良藥朱子所謂用大承氣湯者也衛卒之論則僕左袒松君也

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民之無葬，不入楊則入墨，無父無君，夷狄之心，禽獸之行，一橋之外，非復我固有之風俗也。慨當以慷哉。門頭問路衛卒，傍牆右回，廟背有御井，又有衛舍，皆往年所無，人文愈進，而世道愈衰。噫，神德之盛，洋洋在上，乃設吏卒，以譏察行人，非吏卒則不可，禁姦禦暴乎。廟西有空壇，俗呼曰米座，廟所在曰金座，每二十一年改造祠廟，東西易位，稱曰遷宮，往年所拜，蓋在米座。米座之北，拾磴拜荒祭宮，亦祀皇大神，次正廟，爲重。蓋荒之爲言勇也。或云配祀皇弟素盞鳴尊，其西有靈沼，無源而盈，再昨年六月中，皇太后拜廟，惻隱之餘，命庖人放鯉，卽此。坤德至大，信及豚魚，可不敬乎。南過神樂殿，雅樂正作，簫鼓有音，佇立良久。然以是釣蚩氓，依金幣多寡，立大小差等，殆與教坊聲樂無異。又如鬻神符大麻，以收賤隸零

彊廬曰太廟有衛卒猶
皇宮有衛兵不過備萬
一耳何必苛論

自注不設禁而格者王也設禁
而後格者霸也宮城猶須然況
陵廟乎果可不祥蓋於橋外要
路廟前設卒以禁拜客我不見
其所以敬廟也

山內樵雲曰廟前置衛
卒意在敬廟而不得其
道耳

南溪曰神靈之境或置
捕房呵民或列肆呼客
齊是瀆神威遇子駿一
喝宜矣

彊廬曰宇治橋外強賣
相貨之弊余亦同感

碎之貨皆決非神意。從大麻殿前過一橋，溪水有響，所謂御
裳濯川是也。南爲神路山，有祠曰風宮，蒙古之來，龜山天皇祈
風有驗云，拜而去。橋外百貨列陳，嗶聲強賣，似乞丐要客，是
等醜態，皆非所以對揚神德，爲政者留意可也。午下，電車至
山田，拜豐受神宮，吏卒十餘人，左右堵列，怪而問之，曰，今日
祈風故然，平日則一人警衛，逍遙勾玉池畔，須臾而去，就驛。
未牌，資汽車，從龜山過伊賀柘植，係俳匠松尾芭蕉生地。芭
蕉十七字足千古，以其能入真，六如所謂觀身自省芭蕉脆，
却爲後人金鑄成，是也。過上野，有伊賀越復讐遺跡，山陽云，
嗟哉士風猶使薄夫敦，寬永之俗，今誰論，余亦同感，皆不訪
而去。出洞，入大和笠置，長橋絕水，木津川是也。兩岸峰巒盤
鬱而崛峙，下驛，欲宿溫泉，館人出迎，先導而行。過追手橋，左
折，從長橋許，傍岸右入，得溫泉場，場在軌道之下，過時低不

南行記

四

秉彊閣印行

南溪曰樸學者知新理
高蹈人說理財可喜

彊廬曰溪村之狀如目
睹

南溪曰裙釵之人尙富
濟勝之具

見泉質含炭酸，涌出于上流，有市村水瀨，距此二十四五町，
貯以桶槽，運以舟楫，故泉場之費，比他倍蓰，況又地偏客少，
出入不足相償，專煎淡水爲素，和之以溫泉，故泉質少酸味，
於養痾不宜。然境靈淑而純粹，呼吸之間，已足以移氣與體，
一浴爽然。把杯凭檻，川腹大處，扁舟數點，前岸碧瓦粉壁，傍
水成村。壓村有山，曰北笠置，亦有別態。日昏煙斜，昏然如在
仙境。夜溪蟲赴電燈者，紛紛撲窗，聲如風雨，几席變色。
五日，曉霧四塞，欲登笠置山，山在泉場之背，不太高，余憂
妻子勝具，欲獨往，妻子奮請從，待霽而發，從追手橋，傍山左
回，村端有堂，左爲登山第一門，右屬月瀨捷徑。行漸高，有巨
石，傍安地藏，曰名切石，傳言石舊刻元弘死節者氏名，經地
震沒其面，蓋邦語切猶刻也。前方曰地獄谷，當時賊蠅集蟻
附，僧兵投巨石禦之，人馬壘粉，盡在此中。又登，有茶店，翁媪

南溪曰文人虛誕往往如此子駿正之知子駿之文與此等殊伍又日記鐘銘真率有味

樵雲曰笠置寺古鐘狀形奇古如所言余前年遊鳳凰山山中諸寺鐘皆如笠置寺蓋鐘制有二樣歟待博識之考證

天行曰笠置一段亦詳亦實議論不捨人牙慧於拙堂有光矣

出迎請鄉導是行泉場人勸賃導夫而頗不廉疑其瞞客不許而去今視翁愚魯真率許之詣笠置寺號曰鹿鷲山此爲山頂距麓約八町耳太平記爲十八町拙堂記爲十町者皆錯矣寺屬真言係天武朝白鳳十一年勅營傍有鐘樓鐘制奇古肖石榴花銘曰新鑄華鐘遠振梵響願令衆生發菩提心建久七年僧解脫所鑄造經元弘兵燹不泐者獨有是物過椿本祠阪路陟降極急皆脫屣跣行仰看落落巨巖邈迤成壁崇者五十餘尺卑者不減二十尺澗皆稱之曰藥師曰文殊曰彌勒最高下有十三塔蓋供養戰死者藥師形絕似軍艦故又有其名側有正月堂聚燹餘之石爲礎尙帶赭從堂側降又陟巨巖愈多曰金剛界曰胎藏界有千手窟曰虛空藏石面刻菩薩像係空海刀云側身過胎內竇有大鼓石導翁立其上踐之瑟瑟然其東曰觀音谷咄奸民導賊者緣此

南行記

五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忽而神仙忽而忠臣忽而義僧轉入吹螺石龍嘘雲虎嘯風神出鬼沒文勢如建瓴

又登巖上有圓石指頭可撼而不可轉傳言本性坊擊賊之餘也上平等巖石敲斜不受足而松延條引人縋以登妻子亦克從其下爲不動巖巖石半垂臨絕壑惴惴其危非神全者則不能保色導翁獨陟降斜面如猿升木卓爾在上忽復在下昔者伯昏務人拉列禦寇登高山蹈懸崖臨深淵蓋亦如此試自巖上展望峰巒起伏木津川蜿蜒貫流其間回看山上松石相纏層累雅致似盆景登而就之有茶亭崖頭以船體構屋宛然畫舫展望絕佳客自別路降至者二三人喫茶同憩少焉上下分去取徑其後拜行宮舊趾樹鬱苔厚繞石欄標之想後醍醐奉父祖遺旨欲滅霸府復朝權誠是雪羞酬百王者其決意去京舉兵于此與神武東征何異如微斯事姦賊長得志攘王土扶植私黨藉佛說籠絡王民廢立予奪皆出其意則諸夏之亡君不必待足利氏也賴天誘其衷

南溪曰至論動人是前賢攸不道及非燃犀史眼不能精論至此

南溪曰諸種史述皆成於儒者筆故蔽忠僧義不黨聞幽顯晦死者可以瞑矣是大有益於皇道不可以尋常遊記目者

彌廬曰論僧兵之功處至當不易

樵雲曰竹評已道破余所欲言同感同感

樵雲曰天借是物云云拙堂笠置山陪游記無此警拔

醒堂曰妻子以下十五字可刪

出明君英主、以維持我皇運於冥冥之中、則當時雖事不成、亦足以伸大義于天下。是時聞義先至者、兩伊和紀河泉之兵、南都僧兵亦頗識王霸之別、與山徒同敵王愼、致身不顧、百世之下、凜凜有生氣。與夫所謂武門武士甘爲北條氏走狗者、芳臭果何如。且帝之卜夢、成就坊源專、快一作元以楠正成奉對、自非有知人之鑑、安能及此。後史慨僧兵之叛、而不頌僧兵之忠、後人惟知有正成、而不知有源專、侗矣。下磴百餘級、左有一徑、出于藥師巖之上、不見而去。右行、觀吹螺石、唯是頑然臨谷、而其名殷殷振百世之下者、天借是物、以鳴義兵之聲也。反而出于椿本祠之右、一周山巔、亦約八町。欲拜毘沙門堂、及解脫上人之墓、恐後汽車、急下山。前後相伴者七八人、妻子脫屣疾走、猶當時敗兵出山之狀。比達驛、汽車亦及。

南行記

六

秉彜閣印行

天行曰此等敘筆非腹有書卷不可能

醒堂曰敘事古雅似讀龍經

過峽中、經木津、至奈良、宿驛前以呂波館。午下賃腕車、看且行。市上拜開化天皇陵、一路過猿澤池、於物魚躍鼈游、池畔古跡、概卑猥不足道。看興福寺五層塔于道左、過大御堂前、有大華表、入春日野、麋鹿處處成群、或立或臥、或嶽嶽相角、或跂跂斯奔、店人左右要客鬻麩、群鹿亦伊尼求餌在車傍。一境老檜古杉、鬱鬱成行、皆千年外物。舍車、又過華表、石燈夾庭、櫛比堵列、中有春日祠、先拜攝祠、祀天押雲命。次拜正祠、祀武甕槌、經津主、天兒屋根、比賣四神。直欄橫檻、參差接連、殿堂門廡、隱見于喬木之間、朱綠丹碧相映、色彩之美、殆與晃山爭觀。欲拜神龕、設埒施帷幔蔽之、不得入、巫祝在側、賣券及符、使人嚙。出自後門、車夫在此而待。路傍諸工街賣要客者、左右持角、乃促車夫遁去。過三笠山下、一名嫩草山芳草鮮美、貌似其名、停轅對之、藹然有古意。過手向山八幡祠、滿庭

樵雲曰仲磨管家在此中

醒堂曰落落二字可刪

南溪曰聖武鑄巨佛後
儒或極筆貶其暴舉然
聖武意在祈國家安寧
乞生靈幸福且貽當時
技工於無窮則似不足
深咎作者不加褒貶其
意果如何但記事詳而
不煩屢讀不厭

青楓涼影遮日、霜葉之觀可想。歷訪二月三月四月諸堂、與夫笠置山上正月堂連名、不知何因緣。過東大寺、屬華嚴宗、門前觀鐘樓、鐘高丈三尺、圍及二丈七尺、奇觀也。買券入大殿、佛殿落落仁王呵門。中堂施幔以禦外觀、佛身結跏趺坐、高五丈三尺餘、掌上載十數人、猶有餘、鼻孔或容人。後光一基、高八丈三尺、化佛十有六體、各八九尺、銅座蓮瓣大小五十、六枚、各高一丈、鑄之費熟銅約七十四萬斤、鍊金一萬餘兩、水銀約六萬兩、真天下之巨觀也。像係聖武時鑄造、再經兵燹不泐。然世古歲久、銅質將化、乃請諸朝修補、猶要金七十二萬圓云。余曾觀鎌倉大佛、胎中架樓構屋、階而升、驚其偉工、以爲絕觀、今以彼對此、不得不爽然自失。然彼慈顏可親、此醜相可怖。將出、勸財者又求喜捨、南都名所舊跡、所至要客乞貨、神社佛閣、無貨不得拜、神人之際、佛凡之境、以阿堵

南行記

七

秉彝閣印行

物劃鴻溝、欲以教敬神愛國、諭尊王奉佛、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門前乘腕車去、得平地、橋上回顧三笠山、溫其如玉。從博物館側、舍車入興福寺址。寺屬法相宗、數罹兵燹、中堂唯有遺礎存。然南北圓堂、金堂、三層五層伽藍等猶多、皆各排列古佛像、賣券延客、與坊間骨董店無異。金堂庭上有老松、其狀奇古、如蝟魚伸手、高十四丈、東西十八丈、南北二十二丈、何等奇觀。從其傍下路、爲猿澤池、遂歸館。是日欲觀般若寺、及大極殿址、並路遠不果。

六日晴、早起。有事于郵亭、刻尙早、乃遊猿澤池、及大御堂興福寺、堂一曰菩提院、以彌陀爲本尊、配祀十一面觀音。聞十三鐘遺說云、聖武朝愛鹿、封以五百斛、興福寺行童、凭案讀書、有鹿上堂來觸兒、以鎖尺拂之、中死、官罪之、穿穴一丈許、併死鹿與兒瘞之、錮以砂礫、藤原鎌足聞而憫之、建觀音

南溪曰蕭老一生甘殺
戮捨身却怪著袈裟賴
翁亦云

天行曰鎌足之舉得無非以其乘與濟人溱洧之類乎

堂弔之。墓上今有古楓樹表之者卽此。古衛懿公好鶴，封爲大夫，乘軒以從，我邦北條高時愛狗，輿行輦載，其數幾千，飼以魚鳥，著以錦繡，是等暗君愚將之事，固不足言，誰意當時佛法興隆，以不忍人之政爲本，而猶有斯率獸食人之事，雖未可遽信，亦足以鑑前誠後矣。鎌足之不忍一兒，其陰德所以啓餘慶於冥冥之中也。

辰而去。奈良且下汽車，觀法隆寺，亦屬法相宗，係厩戶皇子創立，寺在距驛十三町許，我邦勅願寺中第一古刹也。寺分東西兩院，賃車先至西院，樓門巨構，仁王呵人，買券而入，六層浮圖，殊爲美觀，與淺草上野塔粗同。中摸造須彌山，四面配置諸佛菩薩，若涅槃塑像，係烏佛師作，以祥雲瑞靄圍繞之，彫刻極古。金堂最宏麗，丹青之美，映射中庭。背有殿堂數棟，皆盤盤囷囷，古色相映。遵廊過網封藏，榜示曰寺寶陳設

南行記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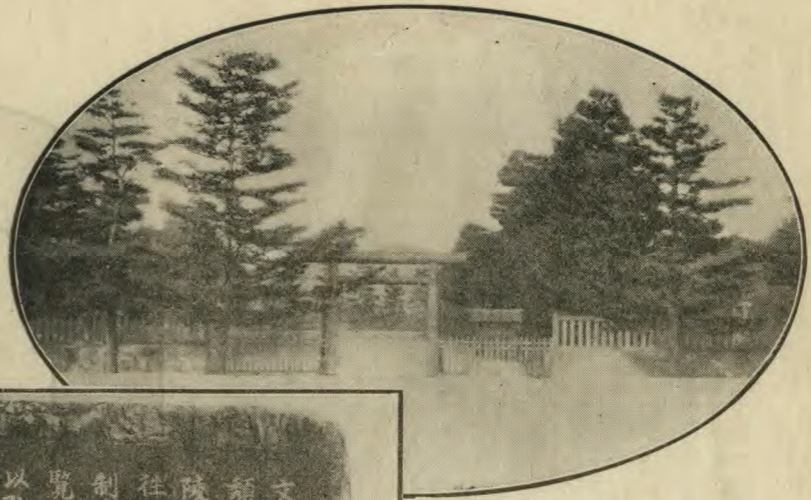
乘輿開印行

場，喚僧索觀，以券價不廉，蹉過而去。過聖靈院，安置太子坐像，及山背大兄王等，出自背門，觀東院，相距數町，車夫亦追至。此蓋太子斑鳩宮遺址。入門，夢殿最爲奇構，中安置救世觀音像，係太子自作，一拜飛車而去。

已牌，去驛，從王子移乘和歌山線，抵高田，更又移乘櫻井線。亭午至畝傍驛，賃腕車而去。村端有中學校，當其背見一小丘，綠草被之，容如碧璋，曰無耳山。路回踰軌道，前看畝傍山，綠樹包之，而松柏挺生者，疎疎有奇狀。山惟是叢爾，而神聖所寓，洋洋在上。路傍拜綏靖天皇陵于左，在農田青苗之中。距此不遠，而拜神武天皇陵于右，亦是平地，松林數百畝之間，南面畝傍山，隔以一村落，境極夷曠淺露，而幽穆森嚴之氣，自然生敬，是易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乎。二陵皆繞以石欄，白沙淨庭，日杲杲射人，然不傘而拜，敬之至也。從

南溪曰與伊勢大廟記事併看各殊筆致一則極筆議論一則不然叙去是文家活法

大華曰嗟子駿氏忠孝之出天性殊如此章語語莊重如芙蓉出秋水讀來肅然整襟



欽傍山神武陵

文久三年春二月奉勅修理 欽傍山東北陵伏惟 陵年代悠邇封土荒
 頽更宜至毛半度為田其所存僅美佐牟那伊之地名耳美佐牟那伊即 御
 陵也據名徹實確得封限焉於是欲置障於四周以防他日之侵食掘至文許
 往。出村木又得瓦器許多或藤氣或手杖乎亦蓋塚高塚之類大小不一體
 制古拙蓋上世祭祀之具撤後本積 陵旁開地者也乃諸 關奏上奉 御
 覽越十一月修 陵事畢 勅以瓦器重還故地持藏石置埋于 陵右又誌
 以歌歌曰美佐之伎德義多麻。都理斯曾能守美阿登委漆古斯且知與
 母伊波々々
 正六位上大和入種松謹撰

皇陵碑誌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四方少勤王者帝頗
 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
 百官班列忽有二卯角來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無處容聖
 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出
 俾朕再正位南面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帝謂所夢
 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即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
 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
 廟勝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
 莫不勝也但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
 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
 願勿煩聖慮有臣存焉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

天行曰文氣亦迥然

陵前過山麓南行八町拜樞原神宮移古洛神嘉殿爲拜殿移溫明殿爲神龕構造古雅嗚呼余昨日來遊南都神社佛閣五彩陸離色頗病目諸工街賣僧巫說話之聲頗病耳來此始能醫耳與目洒然如濯歸路又看嶄然一丘于東天香具山是也是地沃野平衍水足田美不似兩伊患旱移民移粟使以均霑先王遺澤爲政者之責也

南溪曰忙中插閒句文勢頓徐

午下去驛從高田移乘和歌山線南下抵吉野口更移乘支線出一洞過下市口遇水吉野川是也至吉野驛下車是地屬大淀村舊稱六田茶山所謂尋芳夜宿六田灣卽此欲賃腕車甚不廉乃併瑞穗與行李爲一車徐行余與內子徒步過柳渡徒杠通之水清澈魚影可鑑前川視浴客群唱呪文蓋道士將登大峰於此潔齋者杠外村落稠密成市過之阪路漸登愈行愈高二十餘町有歌塚刻芭蕉句遠望金剛葛

南行記

九
秉彝閣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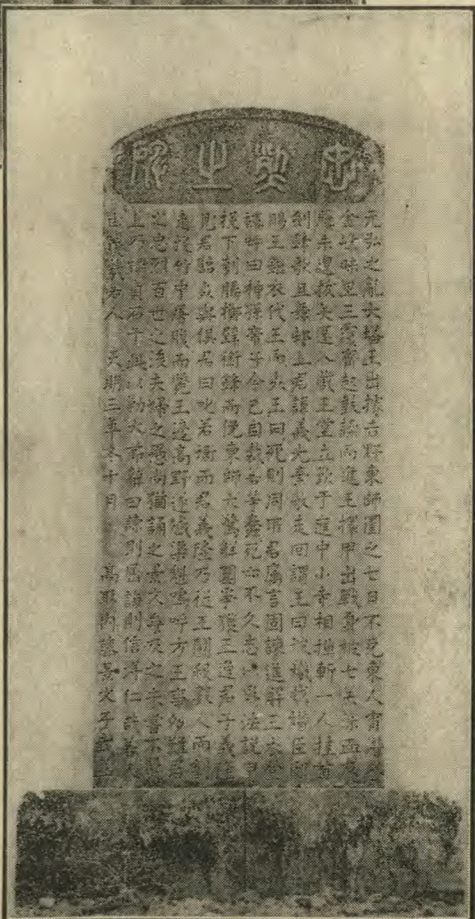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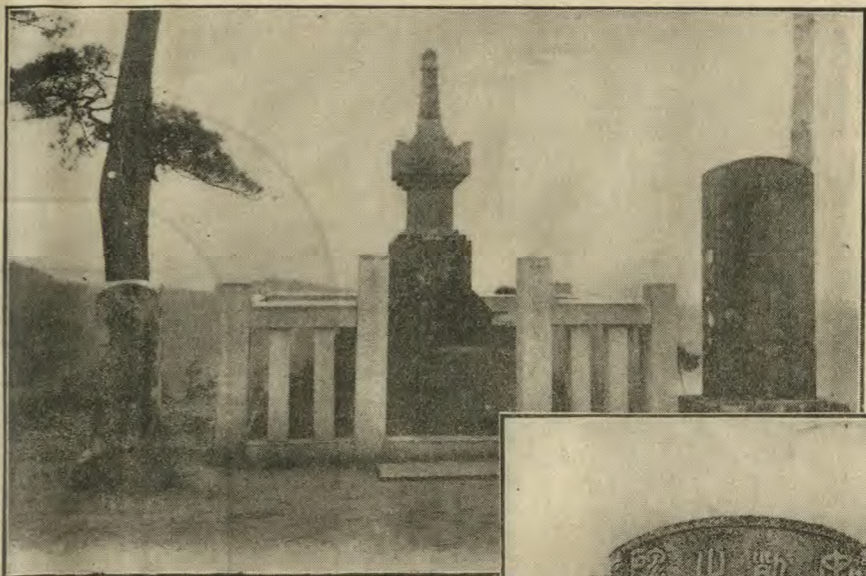
南溪曰子駿而躡此境感慨可想文與詩共發自肺腑者

大華曰召昌卿云日月雙輪挂在肩卽此焚香敬誦三復

城諸山于西近眺龍門高取諸峰于北下瞰上市飯貝丹治諸村次拜吉野宮神庭瀟灑樹石可敬又數町有松阜曰嶺藥師其上爲村上彥四郎義光墓以五輪塔爲之側有忠烈碑天明三年高取內藤景文子武所立撰文古奧而雅健可誦拜跪之餘顧妻子說當時忠戰勇死事蹟聲淚交下噫自公之死一賊雖斃一賊復興王室遂式微霸府竊柄天日無光者實五百餘年雖有精忠如公者委之蔓草寒煙而不復顧其爲芳躅明治中興始追贈從三位公之遺烈於是乎與日月爭光又行得下千本芳山之櫻最多處分爲上中下奧四皆呼曰一目千本各以櫻樹成谷近來山中設水電處處點燈夜櫻之觀可想但山谷地力易盡陽煦難及故樹皆幹瘦而梢脩不早講培養法則恐不可長保盛觀又行過飛橋至黑門構造極古蓋爲南朝靈光距驛一里八町門內人家

大華曰愛其人及屋烏

村上義光墓



義光碑文

南行記

秉彜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兒島高德稱備後三郎、姓三宅。夙好讀書、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帝賜以錦旗。既而行在失守、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我欲奪駕於途、奉以舉義、儻事不濟而死、亦足以耀名。衆奮從、俱上舟坂山候之、聞護送兵轉出山陰道、乃復詭道至美作杉坂、則車駕既過遠矣、衆於是散去。高德冀得見帝道、其衷獨羸、服踵後數日、不得間、乃夜入御館、斫櫻樹、白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衛士無識字者、白之帝、帝亦不知何人所為、然心忻然竊自喜。

夾路、隱然成繁驛。阪路忽急，上有銅華表，題曰發心門，宿其側芳山館。一名佐古屋車夫所誘也。眺望絕佳，窗含金剛遠黛，弦月挂其上。館人又置扇風機，以拂熱，奇涼如水。但山蚊之潛入襲人者，隨拂隨聚，極不宜夜坐，急張衲避之，其聲殷殷，如賊軍合圍。聞是地，昔曰藤尾阪，靜之訣義經而去也。山僧捕之，奏法樂舞，館正屬其遺址，可謂奇緣矣。

七日晴，出館從藏王堂前右入，拜南朝行宮金輪王寺遺址，立木表之。三面懸崖臨谷，惟是掌大天地，以飛龍九五之尊，屢屈在此者，實三朝五十餘年。後醍醐天皇之下哀痛之詔，按劍而崩，楠正行之辭，訣于後村上天皇，並皆在此際乎。追懷當時，不覺泣下。獨怪近世史家不知大義名分所在，徒以強弱成敗之迹，與兄弟之序立說，北朝爲正，南朝爲閏，以顛倒順逆，混同王霸。夫當時之事，王霸之爭也，非皇統之爭。

南溪曰：二句萬古鐵案，此一節猶良吏斷多年。

南行記

一〇

秉彝閣印行

宿獄辭健理徹兩造紛爭，決於一宣，告誰敢抗，爭一讀神降氣，開不禁快絕。

大華曰：以俊邁之資，行忠烈之氣，轟轟烈烈，千古大議論，老賊吐舌。彊廬曰：笠置吉野記事，好皇統正閏論，殊有力。天行曰：論正閏之別，如揭日月，明白透徹，無此爲備焉。神旺氣浩，識力並高，筆可屈鐵，有此一文子，駿千古矣。醒堂曰：議論甚正，辭氣甚切，善明正閏，王霸之辨，毫髮無遺憾。

大華曰：至論至論，提大義名分，以覺醒天下，所謂有斯志者，人無斯志，決非人也。

樵雲曰：此段議論高邁，字字帶風霜，雖孟軻再生，恐不過焉。余竊以爲壓卷。

也。皇統正閏，在道而不在力。顛覆霸府，恢復王權，所以雪羞酬列聖。苟感悟及此者，豈可一日忘承久之恨哉。時宗不臣，敢立兩統，更立議，啓爭端，以收利于我。歷朝暗鬪，唯是憂在蕭牆之內，而忘國家深仇大耻，侘然如不之識，各倚霸府以爲重。後醍醐獨以英邁之資，炯眼覷破其姦計，決志滅鎌倉，事不成而播越絕島。皇子護良在方外，猶能舉兵募義，壘于是山，以開四方勤王之師。方是時，苟金枝玉葉之身，誰得不同氣相感同舟相拯乎。何事反擁立於賊，以登僭位，是可爲正統天子也，孰非正統天子也。況黨叛賊高氏，以資逆謀，紊名分乎。抑顛覆霸府，恢復王權，所以雪羞酬列聖，有斯志者，皇無斯志者，決非皇。後醍醐以是傳之後村上，後村上以是傳之後龜山，後龜山以來不得其傳。南朝之禪，出于不得已，忠臣義士所以吞恨泣血也。噫，斯志一墜五百餘年，霸府宰

割天下、武臣司國命、至僭稱大君。孝明天皇以英明之資、卓然抱斯志、先帝紹述、乃克建中興偉業、可謂南朝遺志於是乎大成矣、可謂逆賊餘類於是乎無子遺矣。噫、當時之事、王霸之爭也、非皇統之爭也。皇統正閏、在道而不在力。顛倒順逆、混同王霸者、不止先王之罪人、實後王之罪人也。

回而上藏王堂、過仁王門、身長各丈六尺餘、面目怒張、刀琢逼真、堂構樓觀、方十八丈、高十一丈、山中第一巨刹也。俎豆金剛藏王權現、係僧行基開基、再經兵燹、今存者屬康正元年經營、在距今五百五十年前。中有躑躅柱、長三丈餘、圍八尺、實希世之材也。賊將二階堂道蘊之大舉來犯也、熊野岩菊丸爲鄉導、渠舊與吉水院宗信同任吉野執行職、大塔宮憎其爲人、寵任宗信、渠因謀叛、導賊以至、潛以手兵百五十人、從金峰山陰登宿愛染塔、拂曉乘霧襲官軍後、大闕賊

大華曰宗信方外之人然義而俠道蘊臣民然逆而姦名義顛倒至此

南行記

十一

秉彝閣印行

南溪曰當時之事固慘而筆亦凄絕不堪多讀彊廬日記村上父子事處筆墨飛舞足補史缺

天行曰筆筆生動善發幽潛亦可以補史乘矣

軍向正門者五萬餘騎、合聲三面齊攻。親王執銳被堅、躬親當岩菊之兵、奮戰數次、身被七箭、流血淋漓、回到堂庭、宴將士訣別、立飲三大白。木寺相模劍頭貫敵首歌且舞、以佐其歡。村上義光身被十六箭、來跪王前曰、一門已破、二門戰正酣、而賊來者益衆、我竟不可支、偶聞營中歡聲、臣未審殿下狀何如、故保躬至此、臣願賜王鎧衣、代王以死、請姑滅跡以圖再舉。親王不許、欲同死。義光進解鎧衣、親王泣曰、我若生、弔汝後生、若死、冥府一途。義隆時年十八、亦欲與父同死、義光叱之使隨去。親王遂從、勝手祠前潰圍南去、賊五百餘騎要擊頗急、義隆獨留力戰、快刀亂斫、人馬俱落。九折細徑、賊不能如之何、遂巡移刻。義隆亦身被十餘創、奔入竹林中自殺。親王爲得間、遂遁入高野云。是等事蹟、正史不詳、而村上父子忠烈、實足與楠菊二家並稱、故特備悉于此。

南溪曰方延元帝之南狩當有忠僧義禱勤王者史家不傳經子駿一遊枯骨生光可以當一部南朝史

下堂過小學校前道右有東南院僧聖尋曾從延元帝住此後捕于賊手死下野之獄道左入吉水院帝南狩初以此爲行在今猶有玉座翠簾綾羅几帳等又係源義經潛匿遺跡然爲南史所壓少人語其事者巖面蹄痕辨慶力釘皆俗說不足信傳言住持有宗信者俠而義元弘之役率一山僧兵護衛親王及王敗隨走事平歸住延元帝之出花山院入賀名生也宗信復嘯集僧兵同會藏王堂得三百餘人振旅迎蹕以敵王愾數年及帝崩衆情沮喪宗信大激厲之同奉後村上帝鞠躬盡瘁終始如一非俠而義者不能二僧之事正史所簡故世人多不之識旌表之典又不及此何也

東南院南爲櫻本坊係皇弟大海人夢櫻遺跡老幹帶蘚垂枝毵毵猶專半庭傳言皇弟之寓日雄寺一冬夢櫻花如春翌朝看前嶺櫻花正滿開皇弟怪問之侍者角乘答曰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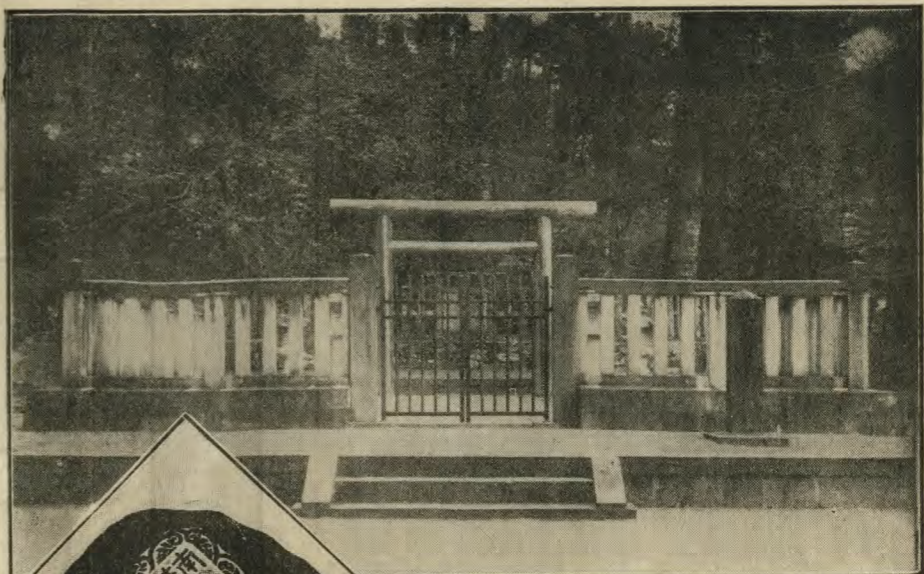
南行記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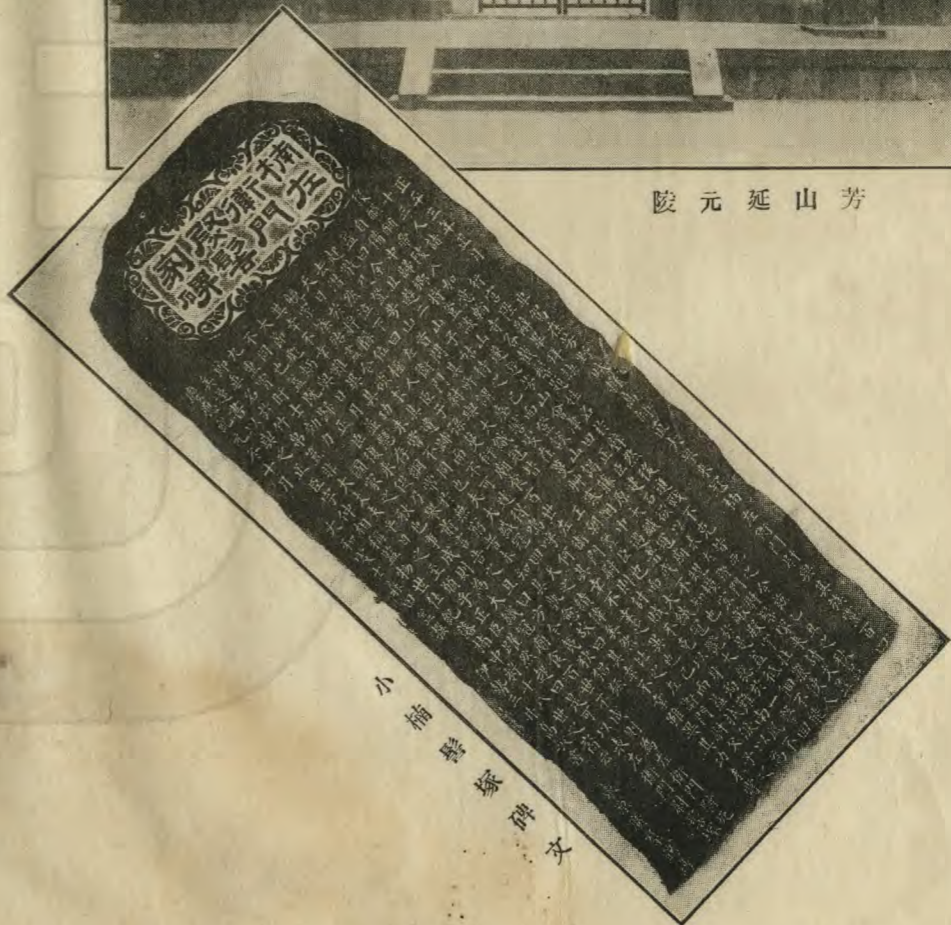
秉彜閣印行

南溪曰隱謀篡立四字真是董狐筆法余每讀邦史竊疑皇弟事及讀此果然

中王殿下登王位其在來春乎蓋角乘知皇弟之情因卜夢迎合冀旨者然則皇弟隱謀非一日也及皇弟篡立創建一寺於其下使角乘子角仁住此以紀發祥之地即此也坊今爲西本願寺講壇講僧方聚徒問答傍聽少時使人發深省時日正午烈日烘面背熱甚詣勝手祠前借陰喫冰始蘇袖振山在祠背係日雄寺址阪路右降處蓋親王走路乎谷底有義隆墓可以徵矣阪路左通過中千本樹皆瘦而小盤紆而降谷底涉澗掬水醫渴阪又登蔭路櫻樹幹大枝稠蓋因地味厚薄也入塔尾山如意輪寺屬淨土宗門庭伽藍並修潔如拭寺安置如意輪觀音係日藏上人開基中堂側立相輪塔左有延元帝廟廟前有小楠公髻塚碑欲先拜山陵拾磴而登苔厚樹鬱處有華表以鐵爲扉以石爲欄洋洋如在實是帝埋恨之地當時忠臣義士慷慨悲憤枕劍吞血死而



陵元延山芳



小梅野塚碑文

南行記

秉彞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尊氏結帝寵姬三位局藤原氏誣以謀反因上其召兵書使
 藤原氏徵焉帝赫然發怒遂詔流護良鎌倉尊氏弟直義遣
 兵迎護至則鑿土牢於二階堂谷幽之二年武建秋北條時行
 兵攻鎌倉直義出奔謂淵邊義博曰親王吾家深讐汝往圖
 之義博乃至土牢牢中幽暗護良方照燭讀佛經見義博至
 蹶然奮起曰汝欲殺我乎進奪其刀義博乃斫膝陪之將斷
 其吭護良縮頸嚙刀折鋒寸許更拔副刀刺心者二遂遇害
 年二十八。

南溪曰子駿之筆使讀者淚盡繼以血
大華曰炬眼看破千古名論
彊廬曰前以理論此以情論

彊廬曰篇中屢假詩句盡意蓋孟子遺法

不厭者爲此。後世苟知史好義者，千里來弔，乃詩乃文，繼之以淚，亦爲此。噫，人來此，誰敢不哀南朝之史。南朝以王伐賊，正而敗者也。北朝黨賊僭王，不正而興者也。古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南朝之終不能勝人，可勝歎哉。下陵一磴，左通有碑，題曰世泰親王，後村上皇子也。陵下觀警塚，芳山司職僧逸堂所立。銘以其詩曰：精忠兼至孝，死節在天闈。五百年前月，今猶照警墳。其側有一碑，紀州津田監物所立，係森田節齋撰文。相輪塔之下，有至情塚，及藤本鐵石之碑，斜與警塚相對。鐵石以一介書生，夙抱尊王討幕之志，唱義大和十津川，雖事則不成，足以繼南朝諸公遺志，而開明治中興大業。嗚呼，人生不可徒死，死而與忠臣烈女並稱，著芳名於滿山櫻花之中，亦可以無憾矣。至情之塚，爲辦內侍立之者，內侍右少辦藤原俊基女，父死王事，母亦早世。內侍幼而孤，

南行記

十三

秉彝閣印行

南溪曰南朝之時何其忠臣節婦之多也。然事與志違，吞恨入地，後世無慰其冤子駿極筆發表，余不以子駿文爲尋常遊記爲之也。

大華曰中間插禹錫詩以風動之，議論一層牧野藻淵曰紀實抒感文質俱宜
又曰紀行文文勝質則近誣質勝文則易厭自古作者病焉今此文紀實抒感行之以雅健之筆而忠憤慷慨之志自見矣可謂佳作往年國分子美謁延元陵有詩曰聞說天皇按劍崩時無李郭奈中興南朝天地臣生晚風雨空山拜御陵人推爲絕唱並錄附評

爲三位行氏所鞠育，後仕後醍醐後村上兩朝。其在行宮也，賊將高師直竊悅其色，設計奪去，正行途救之，攜還行宮，帝賞之，遂賜之正行，正行賦歌辭之，內侍感其志，亦賦歌出行宮，入龍門山寺，矢其靡他，及正行戰死，薙髮住聖尼庵，終身禱其冥福云。嗚呼，正行之忠，能斥色，內侍之貞，能守節，真萬世雙美也。劉禹錫詩有之，行到南朝爭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豈惟名將哉，俠僧節婦，亦能爲神，配享在帝左右。入僧堂，買券觀寶藏，後醍醐天皇詩屏及歌箋，正成佩劍及歌箋，劍制古雅，忠魂所寓可尙。正行及和田賢秀之腹甲，千窟城遺瓦，瓦有左菊水之紋。正行歌扉半扇，韓子所謂剗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者乎。但漆髹文字並鮮明，恐非當時物。遂拜帝廟，牀上安置尊像，係帝自作者。雖僧一一說其因緣來歷。日正午，請梵妻辦膳，雖麥飯菜羹，有加香積厨。吁，余等何人，得

大華曰忠憤義烈之瀝
溢作个文字所謂一飯
不忘君者誦之齒牙三
日香

南溪曰飛字奇甚

南溪曰窮鳥獵夫比喻
得體

與忠臣孝子志士節婦同圍案分食於南朝天子之前。比諸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之筵，臭味之差懸絕矣。
午下，從鐘樓側取新道，過杉林間，一路栽苗楓，以添景致。過
上千本，此亦地薄樹瘦，人跡愈稀，唯溪間時聞伐木聲。然坐
亭展望，全山之勝，收在一眸之中，花候可想。午熱正甚，皆喘
喘患渴，欲獲水，涓涓有響，就而視之，飛巨竹以爲筒，遙分給
之別嶺村落者。紆餘曲折，僅能得會正路，叩門乞水，一口數
椀，風又從綠陰來，奇涼滿襟。又登阪，忽急欲僵者數，呼曰獅
子尾。過役行者石像前，得一堆，曰花櫓，居民數棟。有老樹名
雲井櫻，係延元帝遺愛者。義經之遁吉野，妙覺院僧覺範，率
山徒追擊甚急，佐藤忠信止此射戰，遂殪覺範，餘衆潰散。夫
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山僧無情，忍殺窮鳥，附勢圖利，其心事
可唾。過世尊寺址，有古鐘，兒童戲杵之，鯨吼殷殷，餘震蓋及

南行記

十四

秉華閣印行

遠矣。又登得水分祠，神殿石階，苔蝕柱蠹，慶長中，豐臣秀賴
所改築。祠祭高皇產靈神，天萬栲幡千千姬命等，又云祀天
水分神，然不知何神。或曰於守護幼兒有驗，故又有子守明
神之稱。庭砌概皆喬木成蔭，鬱茂如山，自然生敬，一拜而出。
欲更極金峰祠西行庵，與千本等之幽，皆大憊不果，復來路
而降。從乞水處過一區落，入常樂山竹林院，院舊係空海時
所開椿山寺遺址，今猶屬大峰修驗者館舍。庭上築假山，樹
石排置得宜，丘隅又構小亭，占勝。傳言成于利休幽齋之手，
山人嘖嘖稱之，然不足甚賞，但經往年皇后行啓，暴高寺格。
欲問村上義隆墓所在，叩寺索僧，闌無人，大聲纔通，雛僧自
黑甜鄉來，導出于院背，指示谷底林樾。山田欹斜，側徑不受
履，滑轉走下，妻子徒跣，猶或失脚，余在下方支之。谷底杉林
間有一徑，遇行人，問路左登一二町，崖石將墜處，有一小碑，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

菊地武時稱二郎肥後人也後削髮號寂阿元弘三年帝幸船上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謀勤王密奏行在帝嘉獎賜錦旗以勵其義鎮西探題北條英時在博多聞其謀召武時武時覺事洩乃使告貞經貞經出兵戮力貞宗願望未時答貞經亦聞王師數敗于京師疑懼不安遂斬武時使者送首英時武時悔怒曰恨爲豎子所前却今吾出兵豈假手汝輩邪即率家兵百五十人而出比過櫛田祠馬蹶不進武時罵曰我赴戰神何得答騎過哉取雙鏑矢連射祠扉於是馬行如初人後見巨蛇中矢死祠中云武時進攻英時兵皆輕死鋒銳英時窘迫將自盡會少貳貞經大友貞宗率數千兵赴援武時冒陣歿時年四十三。

大華曰事則忠臣孝子
論則南朝遺民筆筆靈
警出於人之意表
樵雲曰有其誠者無其
誠者重複生姿是孟子
遺法
醒堂曰議論純正千秋
不朽

一境荒蕪，雜木爭隙，山人以時治道，護櫻樹，鋤芟之痕猶新。碑明治三年八月中，伊勢人松井延基所立，係僧竺全撰文，蓋中古誤認村上父子墓，以在嶺藥師者爲義隆，以在此者爲義光，立碑以表之，過者惑焉，延基一謁慨之，卽謀諸山司，改立一碑銘其事，舊碑則移之嶺藥師，使各得所，其功偉矣。嗚呼，有誠者，雖十八而歿，五百八十年之下猶如生，無誠者，雖保期頤之壽，與草木土芥同朽，有誠者，雖在曠塗絕谷境，而墓門自成蹊，無誠者，雖立隆碑鑄巨像，而遺跡隨世廢滅。因憶余以碑立之翌月生，今茲四十有三，以齒則父，以事則不足爲之奴隸，得不慚憤哉。墓前一徑，南經天川，通高野者，當時大塔宮走路蓋緣此乎，感慨久之。回而北去，過木戶阪，出于勝手祠側，冰店取涼，從吉水院側，降向谷底，浴所謂吉野溫泉。泉場纔就，設備未完，殆敗人意，然一浴亦不可廢。日

南行記

十五

秉彝閣印行

南溪曰結語餘韻無限
樵雲曰弦月一句曲終
奏雅

自注來時瑞穗別父母
獨在車孤懷可知其請
步從恐獨爾呵呵

暮就館，呼杯慰勞，弦月方在金剛一峰。

八日，少陰。朝去吉野，館人贈以陀羅尼助，山中靈藥也。瑞穗請步從，蓋烈女之化乎。乃備車輪行橐，還過一目千本義光墓，吉野宮處處停筇，顧望而去。至驛待車少時，從吉野口移乘和歌山線，過北宇智驛，從車窗右望，金剛山在眉睫前，正是杜詩所謂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者，余亦對是山云爾。全山只草碧樹成巔，如大人背面坐，左肩稍低處，爲千窟之岑，藟然如卷髮，城址蓋在其陰。想見楠公僅以一旅之衆，而能嬰守於萬軍重圍之中，顧且行。比過五條，青未了也。過橋本，聞人所語，登高野山者，從此驛爲便，路程四里有半，處處有石童丸遺跡，次驛爲高野口，距山三里有半，二路相會處曰神谷，正當其中央，故南下之人，皆取往路于此，取歸路于彼。余初不知是等事，發吉野時，已購得達高

南溪曰今日尙有此事却是添與余未見有前人記高野今讀此文如身在其境古有臥遊文字如余直是坐遊者

天行曰寫蹟事巧而不俗

醒堂曰紀事頗細又頗巧

野口之車券、今於此下車、路亦較遠、乃遂至高野口。是地舊稱名倉、憩驛前葛城館、芳山館人所介也。召主人立登山之計、極口說山道之難。且云、此間五十町爲一里、路距山上女人堂殆五里、椎出村之外、峻阪不受輪、惟肩輿通之、雖徒行之人、備推夫扶腰以登。妻子聞之、遽有難色。余亦頗沮喪、然駕言遠至、意半在高野、今聞其嶮、不忍空去、欲賃肩輿、一乘二圓二十錢、少女則半之、薄資如余者、辦之爲不易、因檢財囊、吟案良久、終決意僦舁夫、皆面相獍惡、言語侏離、螺拳而毛脛、蓋古土蜘蛛遺俗也。余等頗忌之、館人察色、保其靡他。肩輿之制、編竹爲牀、第縛以葛蘿、肩巨竹舉之。余先入、體屈頭觸、不可跪坐、半橫躬、伸脚在前、妻子亦如之。但余專一乘、二人舁之、他則以輿身較大者併載妻子、三人舁之、一人在前、二人在後、譬如鼎足。午下而發、邪許相應、喁于相答、離驛

南行記

十六

秉彝閣印行

過農田之間、未遠、驟雨及之、舁夫急出油楮、張蓋施幃、栩栩然遽遽然以行。比過紀川、雨休、撤幃、蓋看長杠絕、巨浸、一碧環流、蓋吉野之委也。前村爲九度山、係真田幸村遺跡、名曰山、非山也、讀書之與實踐不同、往往是類也。右望大日山、煙雲變幻、山腹有大師故道云。派丹生溪、巨石砌兩岸、以出、凹凸欹側、形貌不俗。水行其間、盪擊有聲。仰看劈山爲路處、棧道懸焉、蓋供運材之便者。從上流過一橋、是爲椎出村、憩金光館、肩輿架堂緣、可膝行上坐。顧是地距高野口約一里半、道路坦夷、資腕車爲便。又多舁夫、不必須僦肩輿以來。又登阪、忽急、山愈深、正是李白所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者。舁夫皆斜輿、蟹行。處處又有鶯聲、猶聞共命鳥、可知仙凡已分、涼炎自異。前山棧道與我愈高。過長阪、地與膝平、舁夫亦喘喘欲絕、流汗漬幌。鈞是人也。一負一乘、一勞一佚、我自省

大華曰仁者之言藹如

不得不惕然。然昇夫非是無得活之道，余亦非是。不可以活人，不有佚者，勞者何所得其報，不有貴者，賤者何所效其力。天之愛人，惟其如是，而使各遂其性焉耳。愈登愈高，忽看空中架索道，運搬百貨，蓋自椎出至高野山頂者，已輸得百貨，何獨不輸得人物。顧詰諸昇夫，曰：索道之設，初不分人與物，往日升籃與降籃相遇，欲觸，一學童急遽避之，手握一索，降籃轆過，指盡墮，童隕壑而死。故官危之，許運物而不許運人。棧道忽從頭上過，與我並行。阪路窮處爲神谷村，人家數十棟，從橋本來者，於阪上相會，蓋距椎出一里而遠。憩花本館，隔谷望高野一峰，黛色欲瀝，自有別態，而殘雲搖曳未散者，卷舒離合，如龍嘘氣。過杉檜林，路又漸登，至極樂寺橋，溪水瀟瀟有聲，有茶廛小憩。此上爲不動阪，高野第一嶮岨也。阪有四十七曲，故亦名以呂波阪。因思大師入唐修佛乘之餘，

南行記

十七

秉彝閣印行

深用心文物工藝，歸而施諸我邦，闢山通水，巡錫無所不及，刻佛像，築伽藍，詩文書畫，孰得不俎豆大師。殊其遺澤之可銘者在四十七字，當時我邦文教未開，人智猶蒙，雖有儒籍佛乘，所學者唯是搢紳僧伽輩，大師開斯易入之門，以啓迪愚俗，天下後世誰不被其遺教。且佛所說要旨，在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四句收其教理，爲四十七字，何等才力。時日將暝，林暗路危處，昇夫蹈石支筇，磴磴有響。林隙時或漏微光，見有人參參伍伍登至，當前所遇者，忽在後，可以知昇夫健行不息。峻阪約十町，至禊堂，總持院役僧手火繩出迎，蓋防毒螫也。蓋因葛城館人以電話先容者，就堂前盤水潔齋，又登過女人堂，此爲高野第一門，榜曰金剛峰寺，地藏菩薩銅像慈顏接人，古者婦女登至者，於此回踵，故名。自神谷至此一里強，嶮則嶮矣，然婦女猶可徒而致



乙丑年秋
心于廿五名山
房
柳如石

南行記

秉彝閣印行

大日本史列傳列女楠正成妻條

正成之拒足利尊氏于兵庫，子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軍至櫻井驛，命正行還于河內。且誡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擠之絕壑，試其跳超。今汝十餘歲，能記我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觀。汝也。我戰死之後，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慎勿出降，以墜家聲。汝之孝莫過焉。授以帝所賜菊作刀泣訣。

焉計程距高野口不過三里。於是知館人虛喝網客也。從此阪路少降，有宿坊導引所，山中凡百三十餘寺，分管各州之賓，始來者惑焉，故於此迎客，檢其貫屬寺緣導引。然余已得役僧，不復須導引。過金輪塔，及波切不動前，右取新徑，踰一阪，達總持院，時方點燈，舁夫強請坐輿下山，欲宿以待余。余曾讀茶山所說文家三訣者，其一訣曰：凡始遊之境，雖疲矣，勿乘輿，往往錯過奇景。余攜家眷，來時已負所學，歸路豈可貳過乎？且慙於大師之行多矣，弗許。已謝遣舁夫，一浴養體，住持迎接，殆無雅韻，卒然勸拜中堂，余欲明朝改服後拜辭之。一醉就寢，夜半爲蚊群所攻，不能睡，蓋山中以夏涼無蚊，誇稱垂蚊幃者，頗損聲價，故然。時鐘聲到枕，餘響殷殷，鳴動山谷，而澗泉鏘鏘者，與之宮羽相和，頗警心境，唐僧靈一所謂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者乎。

樵雲曰：與仁齋先生禮佛同一心事，可欽可佩。醒堂曰：叙事簡淨，頗似柳記。

樵雲曰：鐘聲到枕以下，昨夏遊千山宿龍泉寺，與此頗同趣。

南行記

十八

秉彝閣印行

九日晴，役僧爲鄉導，巡覽山中勝迹。出門左行，有大學林及中學林，學徒叅伍成群，教學之盛可想。過東塔，觀六時鐘，按西域分晝夜爲六時，日初日中日後，初夜中夜後夜是也。征韓之役，福島正則所獲還者，古色

蒼然，但鯨吼不甚大。從金剛峰寺前過市坊，有小學，有郵亭，有林，衙有捕房，百貨列肆，隱然成繁驛。坊間就一廛，別又得鄉導而行，路兩傍，僧堂參差隱見。過刈萱堂，係道心四十年念佛遺跡。道心筑前刈萱莊人，稱加藤左衛門重氏。仁平中，觀人世無常，出家入山，剃髮號圓空。其妻抱嬰兒石童丸，追跡巡歷諸州十餘年，來山下學文路村，欲入山，聞其禁女，刻期獨使石童尋往。石童入山數日，邂逅圓空，圓空恐愛著妨道，不相名，騙之使還。母哀石童失期不來，定爲害於毒蛇猛獸，獲病悶死。石童慟哭之餘，再入山，從圓空，號道念，父子共住此。因思我儒以父子夫婦爲人道大綱，佛者則以是爲愛

疆廬曰：刈萱道心事，不須絮述。自注僕則欲借之以論人倫耳。天行曰：此等俗說於此卷爲贅疣。醒堂曰：僕亦左袒二子說。

悔庵曰確論不磨

大華曰執而不著何害於道執而著是以害於道也耳吾儒執而不著是以仁愛瞿曇氏執而不著是以不仁愛

著妨道。然慈悲仁愛是佛者第一義也。而夫棄其婦轉於溝壑。父絕其子。孤苦子立。是豈慈悲仁愛之道哉。父子慈悲之本也。夫婦仁愛之始也。離父子。絕夫婦。更何處求慈悲仁愛。佛者蓋謂父子夫婦人也。三世諸佛天也。去人就天。所以入道也。借問慈悲仁愛之外。那個是佛。那個是道。人惟不相慈愛。是以父子離。夫妻反目。果能相慈愛矣。道亦在其中。若其以執著為弊。舉人道廢之。即是懲噎廢食。矯角殺牛之類。余恒不平于瞿曇氏之教為此。

過第一橋。巨杉夾路。鬱鬱成林。有一根分生為數幹者。幹概數人圍。根又輪困離奇。處處生瘻。蓋皆千年以外物。樹與樹之間。有王侯將相五輪塔碑。高低大小。昭穆成列。不可僂指。鄉導一一說示。道右點拜大師行狀堂。親鸞上人。熊谷蓮生坊。敦盛。大岡越前守。多田滿仲。武田機山。石田治部。明智光

南行記

十九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即是西湖穢塚之類一讀痛快

疆廬曰親鸞蓮生越前機山治部契冲等論非不精確然於此篇屬贅疣割愛如何
自注所恒欲言者觸機竭論爾是行何必遊高野云哉道心法然芭蕉幸村皆然

大華曰三成事惺窩翁首杖三年大阪役出其忠節不容疑也求忠於孝此

樵雲曰為三成雪冤快甚矣德川氏竊天下也凡文書不利於己者力燒棄湮滅其存者蓋十一二後人則妄以一斑卜全豹遂以彼為姦物為小人然水戶義公評彼曰忠於所仕者自是正論他之貶彼者阿諛之論已

秀諸塔。滿仲塔殊奇古。為山中第一舊型。光秀塔龜裂無完形。鄉導云。渠弑主人。天之所刑。自然如是。蓋山僧有智見者。善巧方便。以垂斯鑑戒邪。越州司獄。摘距如神。天下無冤枉。德川氏之得民。多依是等人力。後世從事刀筆者。竟不能企及何也。曰。忠而無私。機山兵家之雄。事父雖不順。而能愛民治國。故沒世而民不之忘。食必祭。尊稱館君。治部豐臣氏謀臣。以其與藤肥州不相容。與家康相讐視。人遂目以為姦物。為小人。然夷考其行事。可謂不負太閤之恩矣。且就當時碩儒藤原惺窩先生聞道。平生事母至孝。其居喪也哀毀倚廬。惺窩贈詩唁之。惟其孝。是以忠。親鸞師事法然。超脫聖道難行之門。直入淨土易行之門。會得念佛他力妙諦。開拓肉食妻帶宗旨。以是濟愚昧。度殺伐。使自暴者反躬。自棄者立志。法風所化。法雨所霑。老少奔波。唱名喃喃。雲合霧聚。遙凌

悔庵曰僕嘗謂親鸞之教尤害于名教但其創肉食妻帶則近吾儒一步極爲卓見

南溪曰褒貶至當使親鸞讀之亦應首肯

悔庵曰弗爲作弗能也如何
自注非弗能也弗爲也

南溪曰余家宗旨屬真言新義派而守興教教與教西肥產與子駿同鄉而子駿與余相得莫逆因緣不淺一記同鄉先進之事故詳悉極筆

駕空海之教，雖以蓮生之勇，而至心信樂不復疑，可不謂德僧乎。然承其衣鉢者，以肉而不以靈，餘弊所及，積衰積弱，出破戒無慙頭陀如某某者，醜聲已聞于天下，噫，作之俑者，實親鸞也。親鸞而有知，其必曰：知我者法然也，誤我者亦法然也。蓮生揮涕斬敦盛，深觀世相無常，與姨夫久下直光爭疆，口訥不理，決然斷髮歸佛，一擲功名不復顧也，却是始如脫兔，終如處女者，何等情懷。敦盛塔係其所立云，非至性惻怛人弗爲。

過第二橋，稱曰：金溪樹愈多，境愈深，拜覺鑲阿闍梨密嚴堂，壇上有其坐像，蓋係自刀者，面目溫和可親，而不似其性行奇拔，往往驚人。鑲生我鄉行成村，今所謂誕生院遺跡，卽此。按元亨釋書，鑲童時稅吏來其家，督責頗急，座有一僧，鑲問曰：渠何者，敢辱我父。僧曰：渠官吏也，刺史所差遣，凡九州之

南行記

二十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空海大海可謂覺鑲揚其波也讀過懇懇有聲

彊廬曰覺鑲事有關係

內，皆聽命刺史。鑲曰：我謂天下之貴莫如父，猶有刺史者乎。僧曰：刺史不能自貴，依宰臣，宰臣不能自貴，待天子，天子者天下至貴也。鑲曰：有更貴天子者乎。曰：天也。曰：有更貴焉者乎。曰：佛，佛是無上等覺位，天上天下莫復有貴焉者矣。其道可得而聞乎。曰：佛有法報化三身，其教有顯密，三身中，法身爲最，二教中，密乘爲奧。鑲曰：世人有能登佛位者乎。曰：方今圓頂方袍皆其徒也，就中精進修行者，必得佛位。鑲於是慨然有出塵之志，歷叅仁和寺興福寺三井寺諸德，受秘密灌頂。後入高野，師事定尊阿闍梨，究得密乘蘊奧，遂開新義真言宗旨，創根來山寺，上下歸依，謚曰興教大師，德業之隆，殆與祖師並肩，乃能成其初志。是堂蓋其精進修行之地，卽是虎豹隱霧養文處。嗚呼，男兒生落地，苟學道者，誰無是志，然而鑲之後莫復有如鑲者。渠僅四十九而能如是，余與之同

醒堂曰觸處感慨

鄉、齒亦無太差、自省不得不忸怩也。

又行、有淺野長矩塔、係義士大石良雄所立、用意周到如是。有契冲塔、亦高野之徒也。特遂皇典、爲水戶義公所推重、其著萬葉代匠記也。義公贈白金千兩、勞之。契冲盡散與之貧弱、不自利一金、其曠達自得西行家風。苟志於國雅者、誰不汲其流哉。讀其遺詠、古奧雋永、咀嚼有味。路傍有護摩堂供養堂、庭上安置地藏不動彌勒等銅像大小六七軀。地藏前構石盤、側有玉川碑、靈山之靈、滴滴成溪、繞廟來此、分流入盤、水滾滾注其中、滿而溢者、潔如寒玉、且掬且飲、涼味化人。過第三橋、其下爲玉溪、游魚可點。橋有御廟無明迷悟等名、皆係後人尊稱、道心父子邂逅處卽此。巨杉森森成牆、諸塔叅差隱見其間。右拜英照皇太后陵、及春日局塔、左隔一溪、拜歷朝仙陵。上石階、從燈堂左回、拜大師靈廟。是處距第一

大華曰齒頰齜齜古味
可掬亦無非契冲之流
耶
天行曰叙得清絕一讀
爽人心目
醒堂曰點作數何如
自注避柳

南行記

二十一

秉彜閣印行

醒堂曰構作安何如

橋約十有八町、老杉古柏、幽邃闢境。石室一龕、以格子阻之、銅瓶二基、插以金蓮、前構大香鑪、香煙雲興霧罩、僧俗禮拜者、先後成班、余亦行香、念師良久。師以高邁之資、夙證佛果、入唐多年、師事慧果、會得顯密二乘法門、傍涉獵儒籍、兼及詩文書畫工藝、歸來施之我邦、殫行蟻慕、開物成務、足跡無所不印、破德業之隆、誰能出其右、宜矣。師創是山、于今千有百年、法燈尙懸、宗風未衰、雖在亂山絕壑境、而伽藍以百三十之多、數之、俗人移業住此者、自然成市、架空索道、簿錄稱載、以運搬百貨、日夜伊軋有聲、電燭煌煌煜煜、滿山無處不點文明之光。又聞京阪大賈胥謀、將通鐵道、用電氣行車、從難波經河南、屬之高野、以開登山之便、猗與盛哉。殊師宗旨之大、不立門戶、不問宗派、合併三教、包括八宗、收在金剛胎藏二界曼荼羅之中。誠得其人、則於世界宗教、庶乎集大成。

南溪曰前答劉萱棄妻兒而茲誹僧侶蓄妾如前後相反然其實兩者不始相悖也

大華曰佛者立三空日蓮闡本跡二門可以參觀之
悔庵曰以日蓮身讀爲本弘法先獲我心
天行曰孔孟之道患無繼者奚暇乎論浮屠

大華曰雖同以六字立教他力託應病與

藥一句自喜者個是不佗不自即心觀妙所謂轉法華者非轉於法華者也
彊廬曰空海論亦好

惜哉繼師而興者僅能墨守一山一義而不知他山之石以攻吾玉偶有傑僧若覺鑲者出于其間輒一山愚僧群起尤之其宗旨竟是一個縛律禪而已世衰法微山僧又不能保其律往往蓄妾啖肉毫與俗人無別可勝歎哉夫佛者諸宗之教多以心爲主師之教獨以身爲主故曰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卽是也以心爲主者易陷頑空之見以身爲主者養得實行之力日蓮汲其流立體讀色讀說其意云世人讀法華經者唯是口讀心讀而不知身讀之身讀之者體讀色讀之謂也蓋善傳弘法衣鉢者乎親鸞之死也遺言棄骸鴨水師則卽身成佛生入金剛定鸞曰我無弟子一人師則曰我滅後弟子雖有幾百萬而師是我一人蓋鸞看得人間不好處師則看得人間好處鸞愚而得之師則賢而得之非鸞難度下品之人非師不適上品之人且師之教敬神道尊皇

南行記

二十一

兼葬閣印行

室善與我國體融合混化觀其所謂七箇誓願末文有言我山在天下南卽是皇城之鎮而應帝室南面之德寶祚萬歲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者也亦可以見其宗風

右回有經藏稱文殊堂石田治部喪母爲菩提建之納高麗本一切經云壇下有骨堂收古來貴賤老弱遺骨于此上燈堂暗室之中萬點燈光熒熒如星聞祈親上人始點常燈以來貴賤貧富獻燈者漸加關白賴通稱十萬白河法皇稱三十萬鳥羽上皇稱三萬後嵯峨上皇稱三十萬豐臣德川二家各給二千斛云何其盛也一僧今猶說其來歷募獻燈之資曰貧者一燈長者萬燈萬燈雖滅一燈長傳噫堂燈空明而法燈將滅皇甫冉所謂道者憶千燈看心是一乘如其不看心雖有千萬億燈何耀之有歸路就右側點拜法然上人塔芭蕉翁碑法然之可敬在于南竄之時住蓮遵西已殉教

彌廬曰叙法然芭蕉事亦覺煩絮
醒堂曰僕亦覺其然

信空證空交諫，弗聽曰：法之將行，非人力可禦，縱令刑源空得而殺，法不得。且衲在洛說法也久矣，挂錫邊鄙，布教愚瞽，此吾宿志也。今隨緣勸化，可謂朝恩也已。毫無怨言，又不著慍色，齒已七十五，而謫居士佐四年，其爲法，撲之愈燃，防之愈流，遂大行于天下，自非高僧碩德，焉能至此。芭蕉治老莊及禪，慕西行風，夙有遯世之志，終能爲俳壇宗師，其片言隻句，人皆傳誦之不衰。特其不可及者，在致仕之時，渠初稱松尾甚七郎，仕津侯，私謂無功而去，不免素餐，因私嫉，機至。會侯受幕命，治礪川水路，甚七董工，日夜督勵底績，卽日稱病告去，剃髮爲僧，結庵住深川，其忠主重責，亦足以範後，而不可徒以飄逸灑脫稱也。又有江戶燔死碑，朝鮮陣碑，前碑追弔文政十二年大火，男女四千餘人者，後碑係慶長四年島津義弘父子建立。據銘按之，二年八月十五日，破明兵於全

南行記

二十三

秉彝閣印行

羅道南原，擊殺數千騎，薩軍所獲四百二十人。十月朔，又破明兵於慶尙道泗川，擊殺八萬餘人。我軍戰死前後三千餘人，病菑不可勝數。讀碑今猶想起當時戰事，快痛交至。

第二橋之外，拜鍋島肥前守塔，我舊藩侯之祖也。在林間幽處，過者或不顧，構石門欄之，塔三基，皆苔蘚蝕之，然碑字猶可讀，但佛諡不知其爲誰。又有曾我兄弟塔，奴鬼王所立。兄弟枕塊嘗膽，一舉報父讎，真是孝子本懷，是心卽可以敵王愾，當國難。今有淫西人學說，敢非復讎者，輒云以德報怨，是說老子已唱之，或又問之，爲孔子所非。蓋老子在忘私怨，而孔子則不忘公怨也。處君父之變，而隱忍不能發者，豈臣子之道哉。景教之碑在第一橋巨杉之蔭，英吉利人戈登所立。高一丈有半，闊三之一，石質堅緻，山中第一美材也。面刻李唐舊碑文，蓋景教出自波斯，經大秦入唐，兩京初稱波斯寺，

南溪曰藉此事論大道
彌廬曰復讎論有關係
世道
醒堂曰或又二句何如意義
悔庵曰或又四字改作而一字如何
自注一句本論語或問出憲問篇
南溪曰祇林中有景教碑是大異事所以詳記不遺

天行曰耶蘇之徒偏狹
可以愧矣
南溪曰子駿涉獵梵籍
故記寺門事不但極詳
悉善用梵語取態是他
人攸不及

後改名大秦寺，皆循其故也。太宗至武宗二百餘年，頗盛。武宗時，道士趙歸等得勢，景教與佛教共廢。其爲教與今之所謂耶蘇宗旨正相符，佛者之所大猿相惡，柄鑿不容，然而山獨攝取不捨，併得在一團曼荼羅裡，佛門雅量，皆當如斯。回而來金剛峰寺，從背門入，巨松蔭庭，涼籟滌襟。寺稱山中第一巨刹，舊名青巖寺，以大師爲本尊。堂上有秀次自刃室，又藏古書畫，而多非余意。秀次淫虐不知道，廕補上關白，所謂馬牛而襟裾者，遂畔叔父圖不軌，末路見放至此，自招之擊也。皆不視而去，從正門出，過鐘樓側，觀戒壇。七堂伽藍，金堂最莊嚴，層構複設，方十有四丈，以銅板代葺，以鐵網裹簷，丹楹朱檻，絢爛奪目。左有三昧堂大會堂愛染堂，右有影堂准胝堂西塔。塔高九丈，象多寶塔者，亦以銅板蓋之。大塔址在堂左側，隔庭有鐘樓，稱大塔鐘者，華鯨一吼，其聲遠及高

南行記

二十四

秉彝閣印行

南溪曰詳記俗傳然後
斷案一喝何等快筆

野口云，今曉枕上所聞卽是，蓋天下洪鐘也。三鈎松在堂右側，古松已枯死，今在者猶是小髯龍，固非弘法之舊。傳言師將歸自唐，在明州濱待舟，遙卜挂錫之地，向空投手中金剛杵，杵飛來是山，後師之入山，三鈎放光在松枝，師悅開掌，自來入握。山中是等奇蹟極多，皆是英雄欺人手段，固不足論。西塔側有御社祠，祀丹生都姬高野御子二靈。師之相地，過大和宇智，遇異人曰：我南山之獵夫也，曾歷之境，有名山上頂萬頃平野，連峰圍繞，叅差排空，而坤位則遠望極南海，源頭活水，千澗有響，晝吐瑞雲，夜放靈光，和尚而有意，我亦扶其業。放黑白二犬嚮導。途又遇丹生都姬，付師以神領。師於是出山，上書請諸朝，役夫闢山，遂立祠以記其德也。祠前有山王院孔雀堂。經藏原係美福門院法施，盡是紺紙金泥書，經天保災，移之影堂寶庫，今則以新刊本代之。藏制六方形，

內庫亦如之、指頭押之、自旋轉不已、呼曰輪藏、使人結一切經轉讀之緣者。從經藏側、得大路右行、市廛寺院相半。市端無家處、右有木津川索道操縱場、左側通阿字門、俗呼曰大門、此爲高野正門、其宏崇過京都華頂閣、天晴則可望南海。門左右安置仁王、長各丈八尺、面目躍如、粗似奈良吉野所視。門外有二道、左通龍神、右則通慈尊院、大師故道是也。然相距殆五里、故今少過者。回而就操縱場觀作業、場內以火力轉機、施以鐵索二條、左右運旋畚籃、送迎不休、瞻觀久之而去。時午熱入山、風全死、歸院遊槐安國。浴後與妻子相攜散步市上、遂詣金剛峰寺、夜景岑寂、正門已闕、從背門出入、然電燈煌煌照路、所至不著迷想。

十日、昨來噎、慮雨欲下山、以霽又留。因欲探山中諸勝、曰一心院谷、曰五室谷、曰千手院谷、曰南谷、曰西院谷、曰東谷、

南行記

二十五

秉彝閣印行

大華曰筆致如畫

曰小田原谷、曰蓮華谷、曰中院谷、併九谷。連峰高者曰楊柳、曰轉軸、曰摩尼、三山鼎立、以擁護師廟。曰千本杉、曰姑射、曰的場、曰天狗木、曰愛宕、曰嶽辨天、猶八朵蓮華、天半開。而溪谷丘陵皆爲堂塔伽藍所占據、非復吟行幽討之地。唯諸峰各保其靈淑、猶未許道俗蹂踐。就中辨天稱最挺秀。因謂不極其巔、未足以語高野之遊。召役僧問之、曰、峻則峻矣、路非太遠。蓋人跡稀處、難保無毒蛇猛獸、皆頗危之。然不履危地、不獲奇景、決然而起、妻子並請從、其意在生死相偕。乃再周覽戒壇、過阿字門、阪路右登。巨幹繁枝、鬱鬱畫尙昏處、遇匠石伐木而至、問之路、右獲山門、有木華表、纔通人、蹊窄成溝、土礫齟屢、竭蹶而行。每町表石、年久欲沒。排榛荊茅菁以進、約十町極巔、索道交焉、貨物往來、可手接而撈之。從其下過、達辨天祠、規模極小。老樹數幹成境、名天狗杉、然山高土薄、

勁風有時枯亡之、梢皆葉脫、如豆其然。舊祠已廢、往年大阪三宅某、新築復舊、箇是高野第一高處乎。祠上展望、遠近峰巒、環拱起伏、盡在脚下、正是王維所謂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者。但惜南海之水、阻煙霧不見、徘徊徙倚、移刻不知、再遊之興、果在何時也。祠柱題三人名、依依別去。取別蹊、降、聞鶯聲、處處迷岐、捨狹從闊、遇伐木人、問之、迂回一峰而降、有木華表、題曰嶽辨天。兒女嬉戲聲滿林谷、人馬從以呂波阪登至者亦頗多、余等心始降矣。登過女人堂前、諦觀地藏菩薩、坐像也、頭上戴圓光、相好溫然可親。延享中、江戶嫠婦橫山竹者、負夫遺骨來此、鑄造是像、以祈冥福、遂能垂不朽、世之寡居失節、蕩盡遺產者、對竹女無愧乎。路傍又有地藏立像一軀、亦以銅鑄之、大倍巨漢、然坐像之前、不能成其大。從宿坊導引所前、過金輪塔、心字池、入南院、拜浪切不動尊。傳

南行記

二十六

秉彜閣印行

言大師在唐、就慧果和尚、獲名材、彫刻不動、請和尚開眼、奉持以歸。得絕海無恙、所以有浪切之名、邦語切猶絕也。午下歸院、皆大憊、妻子患頭痛、始用芳山靈藥、極有奇効。偶鄰室有肥後客夫妻二人、亦以肩輿至者、反復杜甫兩箇黃鸝鳴翠柳之詩、蓋解風流韻事者乎。然其言語舉動野而俗、恐非吾黨之士、終不與之言。

余朝昏禮拜中堂、傍觀其風儀、來此留宿者、多是真言之徒、或立傘堵波、或納遺骨、或託靈牌、日供養者、謂之日牌、月供養者、謂之月牌。蓋因布施多寡、立之別者、俚諺所謂地獄沙汰金次第卽是。但禪觀如余者、不信身後別有天堂地獄等事、今之來也、唯是追慕大師遺風、欲探天下靈蹟而已。宿坊僧侶、爽然失望、殊可笑。

十一日、曉來不睡、思詩待旦。是日將下山、謝宿坊及役僧、

大華曰余曾遊於七面其風儀蓋與此相似每三食守僧三衣中披白無垢者隔闔候客左右別置出納所司其喜捨深山幽谷非此無復取活之途乎南溪曰夫子亦有時作戲謔

梅庵曰叙景佳甚

梅庵曰善狀所難狀大見筆力
大華曰記事疏通草木生態一轉迨夜氣發育此等文字大關世教

託索道致行橐于椎出三人結束卯而發宿霧猶綴溪谷峰尖處處浮空如島嶼散點海面顧且行過女人堂下花折阪有稚兒瀑激石濺林潺湲有聲然水量不多上架危橋以臨千尋之崖兩端材朽欲陷惴惴而過喬木壓山一路不見日其盤據于上者半垂根幹在下巨石爲之破裂或爲其所攖制欲墜不墜其託崖出谷者縱橫欹側生亦不一然雨露所養歲月所息斧斤不入皆全其天遂其性且材概杉檜檉櫟之美而不見樗櫟之散來禊堂僅仰天光於是盥漱守童方啓不動扉一拜而去下爲不動阪曲曲遞下石稜犖确往往齧鞋約十町四十七曲果如以呂波字數阪盡處過極樂橋溪水瀼瀼流蓋稚兒瀑之委乎從禊堂來此僅費半刻欲觀俗所謂四寸岩疑其蹉過去意頗恨之又踰一嶺行二三町得之別徑過者或不之顧巖面印一雙鞋跟陟降者必踐之

南行記

二十七

乘彝閑印行

南溪曰烏知非留子駿之意耶

傳言大師之迹大不止四五寸有履帝武敏之感上立碑銘其事事固雖無稽不足信而師入山以來千萬億鞋跟愈蹈愈固土質漸化成石偶然留斯奇蹟亦未可知但其名四寸不可解其爲何意或云四寸當作止駿以至峻言之乎前溪上露園憶起覺鏤故事不覺失笑按稗史鏤駿材入山之初不屑銜勒往往脫閑踉蹌曾窈穿巨竹作筒宿矢數旬積盈丈待其乾燥去筒宛然一種相輪塔移植之大師廟前山僧視之皆大瞋欲必殺鏤鏤乃搏鬪仆數人悠然出山真僞固雖可疑而其人狂簡快桀不可以常軌律之也蓋如是又十餘町來神谷林始開日方躋前仰高野一峰別情依依過長阪人之駕畚籃過空者如飛仙喚則響蓋犯禁託索道者乎會墨客之登至者氣息奄奄問以路之遠近粗指導而去以時辰計之汽車之發高野口者將及期不可緩一刻妻子克

樵雲曰高野余之欲遊而所未得今讀尊作得一詳其宗風來歷偉觀勝景則雖不遊焉猶遊也多謝多謝

南溪曰疾步徒勞人事多類此豈獨夫子而已

彊廬曰真田幸村之事世人所不知不詳叙

疾步健行始出山至椎出僅費三時可謂勗矣。回顧高野雲高山隔不可復望有老杜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之感。就金光館問之。行囊未達遂逸車期。乃賃腕車過九度山村迂路拜真田父子祠墳在村背善名稱院係父子放竄遺跡。村端有竇可出于紀水澗云蓋幸村所爲用意周到至此。當時老松已枯唯剩朽株可惜。其下有碑曰真田昌幸公之墓傍設廚子安置地藏菩薩。按舊記關原之役昌幸據山道孤城沮止秀忠之軍以中斷德川氏勢殆制天下命斯已偉矣。但惜大阪統帥不得其人軍敗城傾屈辱結盟於是幸村奉父錮于此。妻子郎黨皆沒跡近鄉農樵間晝則與家僕從事耕作女組縷製紐以治生產後稱曰真田紐者是也。夜則燈下讀兵書發明地雷礮火之術有時試馬紀水以待事機至及父歿哀毀殊甚會有大阪之役乃

南行記

二十八

秉彝閣印行

刻地藏留此意欲代守先塋何其孝也。先是幸村已爲德川氏所物色國主淺野但馬稟內旨縱刺客暗殺反爲其子大助所捕心服其仁智臣事之不去。於是一麾而起來集者百五十餘人皆一騎當千之雄也。土豪並起應之行得三百餘人整旅發九度山入大阪國主束手傍觀是役幸村叔父信尹在東軍承命來勸降餌以信州幸村斥之曰幸村唯一死報豐家之恩不知其他其大節卓然足以褫姦雄之魄矣。觀其臨死叱大助殉秀賴與楠公櫻井訣別無異且其用兵善學菊水遺法神出鬼沒幾回使家康陷死地纔見六連錢旗幟至逡巡失色不戰而走如使其建策盡行天下之事未可知也。然國之將滅必有妖孽幸村之有淀君大野治長猶楠公之有三位局坊門清忠可勝慨哉。蓋幸村深淑艾楠公故其性行閱歷自有相符者。院中今猶有楠公靈牌及印章印

彫馬、公午生、故以馬爲章。或云、開基上人、大安、出于楠家、遺臣岡權守之裔、故祭公。大安、高野之徒也、學德已具、住村東自性院。一夕、夢遊于中林、遇地藏菩薩、垂示曰、此地清淨無碍、正是我淨土也、汝宜建立法羅陀山善名稱院。大安異之、翌日、尋夢到其地、披草獲菩薩石像、及寶篋印塔一基、卽昌幸之碑、幸村所立是也。大安感喜、卽理荒治穢、造營一字伽藍、此其緣起也。今則有老尼守之。

慈尊院在村西山腹、祀弘法母阿刀氏、距此不遠、粉壁可望。師已入山、母氏哀哀弗已、追慕至此、師日出山定省、雖風雪不廢、以終其壽。後世藉口出家、脫然廢忠孝之道者、可無所學焉乎。院南一里曰天野村、有丹生四社祠、傍有西行法師遺跡、鬼王團三郎二忠僕墓、俊寬侍童有王墓。按舊記、鹿谷之敗、俊寬與平康賴藤原成經、同竄鬼界三年、清盛爲中宮

南溪曰俊寬事不足語
忠僕事大關風教是子
駿所以悉筆

南行記

二十九

秉彝閣印行

行赦也、獨憎俊寬不還、二人亦棄俊寬于島中而去。有王聞流人入京、潛行迎之、鳥羽不見舊主、探得其實、悲不自禁、密告之主少姬、匿在奈良者、獲其書、窃脫家出京、涉險歷難、附商舶、僅得達鬼界、徧問之、島夷不識、偶有一人說之、然不得其跡、物色連日、磯頭忽遇鬼物、瘦削如螳螂、蓬頭而藻衣、隻手把海布、隻手把魚、如行如停、有王心惡之、且問以俊寬僧都之事、曰、我也、視有王驚喜、絕而復甦、延之其庵、有王負且行、松林之下、以竹作梁柱、編蘆爲屋、蓋以松葉、有王汪然泣曰、榮枯盛衰之變、一至此乎。俊寬問以家事、曰、萱堂提挈令姬令郎避禍、深入鞍馬大悲山、唯童以時候左右耳、令郎甫六歲、慕主弗已、偶病痘殤、令萱重丁憂、遂懊惱成疾、以去冬見逝。俊寬聞之、慟絕、黯然無所向、念佛不食而死、年三十七、主從相見二十有三日也。有王伏尸慟哭、亦將殉之、翻思少

醒堂曰見字可刪
自注見字据陳情表慈
父見背之例

姬孤居日望歸報，乃焚庵代茶毘，收其骨，復附商舶東歸，報姬以事顛末。姬時年十二，哀毀之餘，入奈良法華寺爲尼。有王則頸懸遺骨，登高野，納之奧院骨堂，遂留蓮華谷，受戒爲僧。後入天野別所山寺，修俊寬一家冥福云。嗚呼，有王以一小童能記舊主之恩，不以榮枯盛衰易其節，能處身於威燄薰爍之間，而竭忠於無名無報之地，比諸成經康賴二家交道之薄，人品之差，霄壤不啻。是事頗有關名教，故據平語及源平盛衰記抄譯如此。但惜舊記鹵莽，言無序，歲月不相合，無所攷信。亭午來高野口，憩葛城館。

汽車未而發，過粉河岩出諸驛。粉河根來等名藍，距驛不太遠，然游亦倦矣。車窗之外，回顧葛城連峰，一路向和歌山，是地舊德川氏親藩，南中第一繁華也。牙城今尙巋然存于萬家市背。下驛移乘電車，從城隅曲折至和歌浦，約一里。是地

醒堂曰游亦倦矣四字簡甚

南行記

三十

秉彜閣印行

樵雲曰高野之景嶮奇，盪人之心胸，和歌浦之勝溫藉可親，可愛高野景之趙盾而歌浦其趙衰乎。

古稱若浦弱濱，明光浦，後改今名，可謂愈出愈雅矣。宿浦上米榮館，坐視雜賀毛，見諸岬，孿子島，辨天山，紀三井寺，髣髴隱見於指點之中。一灣碧波，數點白帆，並是畫趣。浴後與家眷傍岸西游，新和歌浦，過二隧，獲望海樓別館，樓靠山據崖瀕水，形勝無比。悔余不宿此。但土木未竣，而戶外屢已滿，他日盛況可以卜焉。米榮蓋有見于此，欲更占奇境，以壓倒是樓，對門築雲磴，劈山以構危閣，不亦善乎。山皆矮松，如薺如苔，楮而裸，下則奇巖怪石，自然成岸，其無石處，軟沙數百步，漁家蠶戶，曝網橫舟，却是詩境。過樓而行數町，路窮山寨，細徑在上，踰往有村，富豪之徒將鑽山開隧也。村民蜂起沮害之事，遂止，今猶不與外人甚相交通云。昭代亦有斯桃源乎。時午熱猶保餘威，瑞穗頻勸浴潮，乃避人擇石，尤多水，尤清處游泳數次而回。夜欲賽紀三井寺，取路于東，多漁市，過望

醒堂曰昭代一句使人神往

醒堂曰構作安何如

海樓出于玉津島祠前，是地曾作沙觜，長二十餘町，以隔灣內外，植以青松，綴以斷橋，與夫天橋三保岬，比勝，名曰出島，而客年中爲海嘯所盪盡，不復留舊觀，可不惜乎。浦人適祭海神，點電燈，幻出龍宮于波上，何等奇觀。從浦口乘電車詣紀三井寺，在名草山腹，過山門，拾磴而登，百五十餘級，上有古刹，喬木蔭庭，入中堂，燈暗不可諦觀。然古銅大香鑪，構在內墀，蓋與壇上觀音同庚乎，一拜而出。俯瞰下界，夜景黯澹，失望而去。已降門側，遇一道士，自稱東肥產，歷拜三十三觀音者，鄰邦之客，天涯萍合，不亦奇緣乎。喫冰取涼，新月在山方，復附電車來浦口，逍遙祠前，移刻而回。枕上濤聲洗夢。十二日晴，朝與家眷游沙際巖陰，弄潮移刻，遂去館，遊昨夜所過望海樓，緣升降機上，後丘明光臺，栩栩然，邁邁然，有羽化登仙之想。丘拔海二百尺，古稱奠供山，一瞰和歌浦，傳

南行記

三十一

秉彝閣印行

言聖武稱德二皇幸此，構離宮，命曰望海樓，有碑銘其事。傍有一丘曰妙見山，樹石頗雅，背望和歌山市街於田野莽蒼之外。從者云，客月中有人謀死上臺，跳身投下弗殊，宜哉渠左右追陪，不暫離側，蓋慮有斯變也。一笑而降，過鹽竈祠，巖窟而石室，貝原益軒南遊紀行云，和歌浦石有木理，甚美，他州未見，今之所謂水成岩是也。過玉津島祠，深樹如山，境自幽邃可愛。祠祭海神，配享歌仙衣通姬。浦口過三斷橋，遊一嶠，此蓋古蘆邊浦之地，雖無鳴鶴，自是萬葉歌中趣。岬端構水殿，名觀海閣，潮滿則扁舟可繫，其下稍高處，古稱郭公山，又曰妹背山，築多寶塔，老松奇石，極有風致。遶行得一亭，瀟灑不飾，係往年鶴駕駐蹕址者，蘆邊舍人管之。玉津島祠背之山有東照宮，其下則南龍祠，並藩祖昭穆之地，時前途頗急，不謁而去。

大華曰譯古歌以取趣
楚楚可誦

南溪曰我輩心盲者不能成一事可不深省哉

遂附電車抵和歌山驛，移乘北行電車，車體之大，殆似汽車。午下而發，坐潔客少。一路快速，無復艱脆之患。遵海過泉州、白沙青松，碧波送涼，不覺長途之倦。約二時，至大阪難波驛，車聲人語，熱鬧塵囂，使人迷去路。且憩冰店，取涼，購地圖，檢道所由，電車至阿波座，尋義姪藤永輝一寓，獲之四番町盲鑿志岐與市家。與市筑後柳川人，弱冠失明，來此以鍼灸爲業，至今十有六七年，頗有所發明。與之談，頭腦明晰，言語不晦澁，決非心盲之徒。今也糾合同志，經營學校，司其教鐸，爲弟子所敬慕，是豈偶然哉。輝一雖不盲，而貞疾廢隻脚，鍼灸立身，出其宿志，遇良師如是，亦可以致千里之遠矣。移刻而去，與市使門生及輝一隨行索館。電車赴梅田驛前，宿青松館，日已夕矣。輝一去而復來，情話不知更移，雨方大至。

十三日，宿雨已霽。朝電車抵天滿橋，欲觀大阪城址，且賃

南行記

三十一

秉彝閣印行

腕車過諸營，從大手口入，約十餘町，至營門，使車夫請觀天守閣，衆不滿十人，不許，偶然相集者六、七人，併車夫得十人，余乃代衆叩第四師團司令部，獲券而回。後至者稍集，除車夫滿十人，乃入。過第二門，門側築石，大者及數丈。過牙營，從背門拾磴上天守臺，展望曠闊，十萬市塵，俯瞰在下，瓦屋鱗次，煙筒林立，四望無際。而煤煙之濛濛騰空者，如雲如霧，天色爲是黯澹，日光爲是陰曠，棲息其中者，填咽不通，可知也。落落築石，皆龜裂帶赭，蓋兵燹之遺乎。又見黃金井，用黃金鑿井底，云豐公當時遺鑿也。攜中有一老翁，自稱長州產，討幕之役，從軍居城中，顧當時慨然，指點說故事。徘徊徙倚，不移時而去。從天滿，附京阪電車，抵中書島，移乘宇治線，詣桃山陵，下車。暑方甚，喫冰取涼，禮裝而行。過鐵路之下，凡數町，過竹林，遇去年來拜之路，先導而登。陵前悉撤廢祠宇及

醒堂曰至此作深矣何如

疆廬曰田村一句非所以頌先帝
自注父作之子述之不可子作父述乎臣業不可君承之乎

幄舍。就庭上噴泉修禊。近仰御墳。墳錮以石。石階三等。華表成門。金菊耀日。拜者老弱男女約二十餘人。猶或揮涕不去。先帝遺德。入人者至此。嗚呼。先帝文配堯舜。武軼湯武。內之則顛覆源平。以來龍蟠虎踞。欲取弗可得之。霸府以回收夫。百千年假而不歸之王權。始能統一四海。君臨萬邦。外之則一戰征伐支那。再戰懲毖露西亞。仲哀神功之遺緒。於是不墜。田村秀吉之雄圖。於是大成。然而立憲法以施君臣同治之政。申之以忠信孝悌之教。有禍罪己。福則歸之民。其盛德鴻業。真足以光前範後矣。昨夏帝之病革也。舉國禱之。上下神祇。及其登遐。百姓如喪考妣。臣等亦不堪攀髯抱弓之情。以昨秋小祥後。雨中來拜。時靈輜尙在。今也雖舊穀已盡。新穀已登。鑽燧改火。禮樂已舉。無是等傷心之物。而餘哀之在人者。豈可期而已哉。從正門出。使妻子拜大喪驛路遺跡。然後

南行記

三十三

秉彝閣印行

南溪曰晴好雨奇同時併看得意可想

大華曰余亦往年徒步踔東海道訪先師於東京途上攀三井寺絕頂望大湖時正秋矣天將雨濛濛一氣不知其爲水爲雲也有詩云湖寺遠濤眸底走石山秋月夢中來錄供一粲
南溪曰子駿往往採錄俗說其意蓋在託事示道而事之真否不必問也

復來路而去。從中書島取京阪線。抵稻荷驛。移乘汽車。至近江大津。宿大湖汽船會社客棧。欲浴湖水。以洗午熱。向前渚。雷適行驟雨。碧琉璃忽化白模糊。憩岸上一店。須臾雲破天。青煙波萬頃。酷似蘇子望湖樓下之趣。傍看白石丸正落成。有晉水之儀。亦奇遇也。去遊三井寺。舊稱長等山園城寺者。距館十餘町。在市背一丘。麓有長等祠。三尾祠。有神佛爭境之觀。從祠庭拾磴二百級。眺望絕佳。湖上全景。收在眸中。中堂之前有堂宇。迎客開店。水盤又承錢。所至銅臭薰人。不堪嘔。更上百級。有先帝玉座之躅。及招魂碑。亭亭帶雲。從別徑降林間。過叢雲橋。水潺湲有響。詣金堂。偉構可仰。中林有鐘樓。往觀。守僧說云。昔叡山與園城寺爭雄也。其徒辨慶來鬪。奪之手曳歸山者。故名辨慶鐘。處處虧蝕。非完膚。而鯨吼猶震撼湖山。金堂傍有阿伽井。灌浴天智天武持統三帝。因

醒堂曰蟹舍二字可刪

天行曰簡筆善狀

舊名御井。後僧良證用之。三部灌頂。因又改曰三井。金堂祭王仁所齋彌勒金像。守僧搔頭云。彌勒長纒一寸八分。便坐斯大伽藍。如衲則長五六尺。而住蝸廬蟹舍。佛凡之差爲然。相顧大笑。路觀山下疏水。穿山成竇。一棹可至京都。鳧上。大湖之水。渾渾汨汨。落向此中者。如藍如油。涼味自生。傍埠過三保碕。而回。夜得月。醉後便乘納涼船。一巡近湖。岸上則電車如華。煙火又在空。舷頭則聲樂雜奏。涼風帶水來者。滿身如浴。頗有李白江上吟中趣。足以一洗大阪塵煤氣。

十四日。陰晴不定。欲訪藤樹書院遺跡。朝賃汽船。一路向大溝。傍西岸而行。顧叡山于雲際。其連峰支脈。蜿蜒起伏。與我不相離。及過堅田。奇岬斗出水心者。十四五步。岬端有亭。呼曰浮御堂。頗有雅致。杜詩。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先爲余是行言之。但舟行非遲。而湖廣

梅庵曰先上添如之下
添者何如

南行記

三十四

乘彙閣印行

岸遠。卻是不覺其早爾。又行。遇比良山。孱顏映水。嵐氣欲瀝。前村曰小松。白沙青松如畫。白鬚之祠。隱見其間。須臾達大溝。憩埠頭一亭。問路。書院在青柳村上。小川里。距此一里而遠。欲賃腕車。車夫皆貪而無禮。官雖嚴設禁。預禦其弊。唯是徒法空文耳。噫。顧當時儒教德化一鄉。舁夫馬丁。猶能知若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之爲。道。深夜追及。還行人遺金。峻拒其謝。弗受。又傭錢之外。雖半文不取。客所與。是等美風。今也蕩然掃地如斯。君子之澤已斬。使人慨然。乃決意改服。輕裝徒行。過大溝村。人家數百成市。村外沃野相接。水足苗肥。路傍每家引泉貯井。沸沸如玉。且掬且行。下鴨川堤。五六町。過一杠。前村爲小川。得書院遺跡。門外立碑以表之。古藤樹三株。大可拱把。託巨朴數幹。飛蔓已無所之。垂而復上。蛇結繩糾。綠陰及路。實是二百六十餘年外物。門側有文庫。蓋

大華曰僕曾在京師觀藤樹先生詩幅及中齋軸乎河漏舖河道某家款曰與右衛門此已謙矣觀了響河漏余快喫一番曰聖人河漏特別有味豐人山崎某在傍領之以邦音河漏通側耳舖主出奈良舊家云

南溪曰君子之澤纔止於五世噫

南溪曰記藤樹之德是亦託藤樹夫子自道也故言言出自肺腑讀者不覺正襟天行曰子駿實學觸事發揮醒堂曰言有物子駿實學於是乎不可及

梅庵曰終作全

先生手澤存焉。中堂瓦棟而石礎，蓋改舊貫也。戶闕不可入，闕觀無人，就門前一店問之，訪堂守於其鄰舍，告來意。堂守自稱父祖出于先生門，時適屬中元，其家依浮屠禮，儼飾佛壇，蓋非先生遺風也。堂守乃導至書院，啓扉延坐，點茶，展觀舊物。牀上拜先生遺容，顏曰德本堂，係宸題云。舊物中致良知三大字，孝經真蹟，殊足敦薄立懦。又有蕃山東涯一齋中齋等書幅，出堂欲展，先生墳墓，從堂守指示，自日吉祠側右入，有一小刹曰玉林寺，就老尼問之，蚩蚩然不知復有藤樹先生者，徘徊搜索，得之門外草苔踈生處，碑三基，一爲先生，一爲先妣北川氏，一則常省君，先生第三子季重也，能繼遺業者。驟雨方大至，又恐後船期，拜了，三人駿奔而去。嗚呼，先生當時淵默于畎畝之中，而雷聲所暨，上自王侯大人，下至兒童走卒，莫不識近江聖人。物換星移，君子之澤已斬，儒者

南行記

三十五

秉彝閣印行

之教又廢，所餘唯是藤樹遺跡耳。雖後人或有聞風而起，聚徒講其學者，亦皆優孟衣冠，而非薪火相傳者。苟欲講其學，要先獲其心，欲獲其心，要就其行事，看取實落處。先生之志在孝經，其棄官去大洲也，無富貴，無功名，念頭惟是一老母。王臨川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先生有焉。若其將發，舉俸祿若干斛，封之倉廩，不敢自私，傾家財盡償諸債，所剩錢三百，分二百與僕，比歸不復留一金，乃鬻佩刀買酒，親當爐賣之，傍聚子弟講學，此卽虞舜陶漁耕稼遺法。又其不棄醜婦，而終伉儷之情，以下愚如大野了佐，誨而不倦，終使之成醫，及備前侯以厚祿聘之，介然守節，以履不事二主之言，是等行事，粗可以窺先生家風心法矣。蓋先生信道極篤，其自得之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如斯。回至埠頭，剖瓜盃渴，然後上舟。時日將晡，傍岸而走，瑠璃盤

醒堂曰刁刁調調四字
出于南華下得尤妙

上、遠視一堆翠螺，云是竹生島也。漸近漸大，奇巖怪石，層累欲崩處，構小亭，先使人絕倒。而老樹陰陰殆蔽一島，泊舟其前，島人棹短艇出迎。日已暝，從巖際淺渚上岸，磴道百餘級，宿巖金山寶嚴寺。同室五六人，浪華老商某嗜酒，佩大瓢，自隨，言動輕躁，不堪失笑。庫裡幾多僕圍，忙劇執事，問之梵志，則云：明日有蓮華之會，蓋當盂蘭盆祭，辦財天也。浴後攜妻子過老樹間，賽觀世音堂。出于其後，林開處得一巖，月方在水，金波激灩，一眸千里，而微風刁刁調調，拂條搖葉者，似見天女舞，輕波鼓石拍岸之聲，恍有聽平經正琵琶之興。欲更進遇舟中所見一小亭，路闔無導，頗危之，相促而反。

十五日晴。晨相攜更拾磴百餘級，詣辦財天堂，金碧燦爛，守僧方誦經，老僕清庭。欲觀什寶，而門扉未啓，從別徑降，竹木叢生，仰不見天。出于觀音堂後，前方得一祠，曰都久夫須。

南行記

三十六

秉彜閣印行

麻，此譯竹生島，合作笙島，愈出愈雅。祀淺井姬。祠殿瀟灑，矚目開豁，湖上之景，可坐而致。日方上東，水碧煙紫，恍疑身是在蓬萊島，悔吾不借宿巫家。更從其旁進，有華表，石縱橫礪砢，如龍出水，虎與之鬪，皆可蹈而過。舟中所見，應在此際，賞看久之。歸寺，時尙早，人皆說回島之勝，余亦有望蜀之意，而篙手託言左右辭之。蓋舟載蓮華客者，將至自長濱，短艇移之，勞寡而利倍，所以不喜回島也。余亦自謂今而逸航期，則來期過午，遂與蓮華客雜居，爭席，非雅也。乃與浪華老商等同舟而去。回顧笙島，行露其背身，奇巖屏立之奇，枝島點在之妙，皆無遁景，背坐而進。達長濱，車期尙早，乃游湖濱。此舊係淺井氏古城址，今不復留斷礎，土人依以立小祠表之。熱甚，浴水以取涼。車期已及，乃就驛，至敦賀下車，賃腕車去，拜氣比宮，祀御食津大神及仲哀天皇。過市坊，詣金崎宮，祀恒

大華曰卷將畢引殘月賞雪一閱結之繼以尊良親王新田義顯君臣自裁之件擊鼓止裂帛一聲琵琶琴笛餘音嫋嫋淚盡繼以血自有天地有此山川自有此山川始有此名文擊節一唱三嘆
彊廬曰新田氏之事節錄可也
自注非此不足以收南行本旨凡評人文字要先觀立言本旨不問本旨如何任意抹殺使人必如己者學人一種通弊也

良尊良二親王。舍車而徒，學童五六人成伴，從祠背盤旋而登，松綠土赭，巔有觀月殿址，構小亭，施木榻，樹石配置得宜，以便登覽。氣比之灣，泓然在下，島嶼數點，斜劃外洋，彎入極深，半抱金崎。前山重疊起伏相連，遠向海心。而壯艦巨舶來自四方者，檣突如林，煤煙成雲，真是北陸良港。余等踞榻且談且望，當時義貞奉二皇子在賊軍重圍之中，干戈應接，日夜不遑奉歡，一日卜曉，泛舟前江，帶殘月賞雪，東宮彈琵琶，一宮吹笙，洞院實世鼓琴，義貞吹橫笛，義助弄箏，以合奏蘇合香萬壽樂，遺跡蓋在是際。苟讀史識其事者，過之豈得不泣焉乎。金崎將陷，新田義顯謁尊良親王，跪泣曰：臣力既竭矣，然臣將種，非可苟生，殿下龍種，雖賊豈敢害之。親王笑曰：主上以孤爲元首，以卿爲股肱，股肱而隕，元首豈能獨存乎，亦當委命白刃，而報怨黃泉，但孤未知自裁之方。義顯悲哽，

南行記

三十七

秉彜閣印行

不能復言，直把刀割腹左右一割，以奉之親王，血滑失，榻握以衣袂，自貫以薨。頭大夫行房，里見時義、武田與一、氣比氏治、太田法眼等殉之，從兵百五十餘人，亦皆自殺。由良具滋、長濱顯寬，歎血啖屍，以手兵五十餘人，猶堅守城門。聞皇子以下皆已亡也，啓門突出，欲混賊以狙擊巨帥，直前入高師泰軍，而兵皆不食二旬餘，餓羸之狀，一見可判，亦竟爲大兵所掩殺。凡城兵三百餘人，降者僅十二人，其餘或殉或戰，至是皆盡矣。土岐賴勝、栗生顯友、矢島七郎三人，將自刃，船田長門來說曰：新田公尚在，恐非死所，遂相共匿巖下一洞穴。三晝夜，僅得免。是他或若亘忠景，髻結詔書，寒中排習坎，泗至，或若武田與一，傷右手，腕約木刀，以斫敵陣，或若畑時能，與姪僧快舜郎黨惡八郎等二十七人，扼鷹巢之嶮，以抗賊三千餘騎，或若筱塚伊賀，出伊豫世田城，挾八尺椎，步貫賊陣，

醒堂曰習坎二字雖非無據用之於此恐陷李王派之弊

爲二百餘騎追躡六里，從今治泗去，海上奪船，篷底睡臥，鼾聲如雷，遂滅其跡。當時奉南朝密旨從事北行之軍者，多是一騎當千之兵，而皆能丹心致節，碧血殉難，萬世之下，凜有生靈。氣比太郎齊晴善泗，移東宮于舟，無楫櫓，施以繩，曳且泗，達蕪木浦，託土人使奉之。杻山回而殉父傍，浦人叛，密告之賊，賊取東宮，問義貞兄弟所在，東宮給曰：「昨已自殺，從者火之。」賊大喜，杻送東宮于京師，併成良親王幽之一室。後義貞之起于杻山也，賊怒謂東宮誤我至此，遂鳩弑之。及成良，噫，渠前刃大塔宮，今又亡三皇子，大逆無道，罪魁古今，然而人衆勝天，可勝慨乎。今也天定亦能勝人，逆賊不得保其後，忠臣終能達其志，山巔水涘，苟係當時遺跡者，乃祠乃碑，屬其支裔餘孽者，亦皆班爵世祿。然而逆賊子孫安在，則闕無聞焉。是故世亂則天下之人莫往而非足利氏之黨，世治則

南溪曰事慘筆悽不堪多讀蓋子駿爲人慷慨激烈故忠臣孝子節婦義僕等事筆致殊悽絕乃賴翁文亦然

南行記

三十八

秉彝閣印行

天下之人翻然革面，亦安往而不爲新田楠諸公之徒哉。少焉下丘向岬端，有小亭，展望絕佳，清潮激其下，學童數十輩弄潮學泗，若鳧鷖在壘，若獺毆魚，載浮載沈，齊入汨出，概蹈水如坦途，渠等亦皆王之赤子，他日遇國家有事，大以是技奉公，爲氣比齊晴，爲亘忠景，爲彼塚伊賀，爲畑時能，以垂名竹帛者，或出于斯中，亦未可知也。回而憩市上一店，啖河漏，從別路過，就驛上汽車。比達福井，日云莫矣。

天行曰君子喻於義一言不徒醒堂曰結得尤好筆力扛鼎

南溪曰末文遙應冠文得此一結全文緊張所謂金聲玉振者

天行曰總束有法一結語盡而意不盡餘音繞梁

是遊費日支半月，經歷跨八州，跋涉名山勝水，奠拜宗廟靈刹及諸陵，所弔者忠臣孝子，節婦義僕，碩儒高僧之徒，一則以私淑于己，一則以爲家人教訓。但憂旅處多日，資斧不足，而有號咷之凶，是以栖栖皇皇，窮日之力，蹉過意中境，以去，不能復信宿稽留，以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致，回顧游跡，可憾者頗多。然天道貴謙，人事戒滿，歡以不極爲適，遊於不

醒堂曰此評實獲我心

足有情。伊之月瀨、河之千窟、紀之熊野、留以爲他日餘地、不亦可乎。時大正二年歲次癸丑暑假、西肥明濱幽人驂記

南行記 畢

南行記

三十九

秉彞閣印行

南溪曰子駿才雄學富
故詩辭豐腴筆力豪健
與尋常詩人拈出枯腸
呻吟纔成者非同日之
比也

又曰經圃硯田無水旱
之憂筆耕舌耨不知凍
餒之虞何等清福是託
他夫子自道也
大華曰起承有力。頸
聯陳后山

南溪曰轉結字亦帶仙
氣
醒堂曰自是君身有仙
骨可以移贈

南溪曰大平洋三字前
後無緣稍覺少響轉句
亦稍缺巧蓋記文中叙
二見景詳悉故輕輕賦
去不深弄巧耳
大華曰李青蓮○直接

二字起手既盡之轉落
非復用巧處也竹評見
不迫此

南溪曰實況真情轉結
二句比賴翁行覺芒鞋
無著處滿山荆棘總甘
棠更見一段亦誠蓋神
靈之境自使然耶

又曰良民耳三字何等
警句非子駿誰能道之

又曰起句堂堂非此不
足以起下可謂豪構

又曰起句拔尋常史眼
于仍轉結奇想使人呆
然

南行吟草

南遊途次、過熱田、訪松本子樂麗澤軒、時旱害滿地、兌
澤相喜者、惟我子樂一人、

農村地坼雨全無、旱魃忡忡苗欲枯、經圃硯田君獨潤、筆耕
舌耨道何腴、一家歡待龙搖尾、終夜清談蚊嚼膚、要得良朋
攜手去、南遊來誘不妨迂、

鳥羽

海光如鏡一灣開、山貌似圭連岸堆、茲地神仙或可接、點波
奇島是蓬萊、

二見曉望

雲錦擎來天地光、金波直接大平洋、是時無復人間想、夫婦
巖前賓出陽、

南行記

四十

秉彝閣印行

拜內外宮三首

山如太古水清冷、來此先看俗氣醒、卻笑便旋無著處、林間
尺地亦神靈、

百川枯盡旱連州、獨有御裳靈水流、神力安分餘澤得、活他
民物泣飢秋、

入境誰人敬意忘、滿庭神德自洋洋、鞠躬來者良民耳、閒卻
祠頭幾捕房、

登笠置山二首

當年天步太艱難、山上纔餘玉座安、看到姦民導賊處、今猶
壯士髮衝冠、

奉君斯地固非謀、圓頂爭防關八州、當日不摧賊頭得、滿山
頑石也千秋、

奈良

又曰宮殿成墟非亡國遺跡所以不揮淚
大華曰調新格老
醒堂曰信手拈出妙在不著議論

南溪曰一生改做平生如何

又曰結句無限感慨羽客遺世豈與讀書人同感耶

醒堂曰五首中余以第三首為白眉
南溪曰斷腸龍吟能使詩人揮淚

大華曰第一百開一見而後其喜可知也第四俯仰低徊第五以氣韻勝

南溪曰句句生動字字皆淚古來咏村上父子忠烈者千詩何限而誰能敵此詩者忠臣地下之靈亦應含笑前聯激切讀者悸魄
大華曰領聯悲壯頸聯適切可稱義光後身
醒堂曰頸聯人名地名錯對似不切逢丑作丑父何如

南溪曰句句割切用典不浮非胸藏萬卷何能道之
樵雲曰好典故殆似為此詩設者
醒堂曰領聯用典尤切

七朝宮殿已成墟，當代伽藍大半無。故國今看只喬木，車夫指點說南都。

拜神武綏靖二陵

南都遊覽醉如醒，纔向畝傍山下醒。數堵遺陵農圃境，一王開國祖宗靈。微塵不及沙何白，餘澤所霑苗轉青。或恐今人動忘遠，誰能來此拜過庭。

芳山絕句五首

芳野川頭懷古攀，發心門外宿仙寰。遠來酬得一生願，始閱書中耳熟山。
一笻一笠阪程遙，幾隊羽衣雲外飄。皆是仙山求藥去，路傍誰復問南朝。
當時逆賊惱宸襟，掌大乾坤日月陰。憑弔行揮懷古淚，一丘一壑拜龍吟。處處榜示御製

南行記

芳山人為賞花行，我訪南朝史蹟登。一逕綠陰涼可息，白雲高處哭遺陵。

界破仙凡路已分，芳山一半望網緼。攜家未得浮丘術，更仰金峰是白雲。水分祠

村上義光墓

呵賊剗腸氣愈振，代王忠烈致其身。自非鮮血染前史，安有英風激後人。紀信榮陽猶遜色，華泉逢丑未精神。一丘松籟遺墳在，泣讀碑文恨更新。

櫻本坊懷古

豈著袈裟送一生，待時姑此閱群情。潛龍无首猶將躍，猛虎出山誰敢攖。道衍隱謀先制勝，建文遺算坐招兵。空門古木存遺跡，云是當年夢裡櫻。

村上義隆墓

南溪曰前半切實不移何等才筆
大華曰如讀賴子成菊池村詩

南溪曰轉結二句賴翁所謂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者

又曰嘗茶山翁詩楠家三世精忠氣鍾做雲山五彩霞與此同工異曲

又曰舉世營利僕亦這裏人慚不跟子駿共弔大華曰聯璧誦至名山不為時風黷與梁公圖加茂川國風可傳千古

南溪曰首首絕佳才筆可驚

大華曰前聯活對醒堂曰領聯對法自然所謂流水對者是也

大華曰前聯唐調後聯自然

樵雲曰第一高渾第三無限情韻余殊愛第三醒堂曰中二聯虛字幹旋頗臻其妙尾聯餘音鼻鼻不盡

南溪曰幸村氣節僕亦敬慕但俗傳荒唐多不足信者子駿採錄非過獎否

大華曰用聖人頌英雄敦厚忠朴如讀朱晦庵詩

醒堂曰幸村所為英雄在不忘天下即能忘焉則聖人矣非幸村所企及焉
又曰後半白描却妙。孝碣作殘碣何如

南溪曰後聯絕佳詩之通病巧句則失實適實

一死能全孝與忠，丹心不讓小楠公。遺墳片碣無人弔，隱在深山幽谷中。

北宇智車中望金剛山三首

車落斷村孤驛間，啓窗逢著玉孱顏。維持萬古綱常在，即是忠臣世守山。

歷訪南朝感慨重，山河到處拜遺蹤。當年正氣猶磅礴，留在金剛第一峰。

舉世蠅營利是淫，勤王遺跡有誰尋。名山不為時風黷，永仰忠臣孝子心。

登高野山金剛峰寺宿總持院三首

絕壑奇峰闢別寰，穿林跋石上方攀。可知三國無雙境，在是八宗兼學山。路似雲梯架天半，寺如仙窟隔人間。吾身願住金剛界，隨意讀書長不還。

南行記

四十二 秉彝閣印行

天地秀靈鍾一州，是行奇絕冠南游。滿山喬木千年古，無雨懸泉百谷流。時稽早不雨坐昇纔追弘法跡，攜家不做道心儔。晨昏吸盡神仙氣，為愛名藍信宿留。

阿字門頭山色濃，白雲深處寄仙蹤。探奇遊極辦天嶮，思句曉聞大塔鐘。再會難期如別友，今吾欲去且留筇。依依他日人間夢，長在金剛第一峰。鐘報半宵及曉

九度山村善名稱院弔眞田幸村二首

奇策妙籌兵有神，楠家遺法付伊人。訢然奉父忘天下，卻是英雄面目眞。

紀水環流九度山，伏龍當日臥斯間。猶有老尼談舊事，一拳孝碣表禪關。昌幸墓碣一基幸村所立

和歌浦

鐵路遙遙經幾州，吾行已在紀南頭。一灣畫景明光浦，二帝

則難巧句句巧適實始
可稱絕佳如此詩即是
大華曰後聯精到字字
琢語語瑩如玉在深山
醒堂曰頸聯善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妙絕

南溪曰雄構適題與賴
翁作在伯仲之間但賴
詩無此好轉結
大華曰七八貌取入神
猿面郎亦應含笑泉壤
也
樵雲曰氣格雄渾洵推
傑特

南溪曰痛哭者豈獨拜
陵客耶

南溪曰子駿之筆力而
古體長篇屢止此一首
何也短才淺學如僕者
固不可賦長篇才識並
高筆力豪健如吾子駿
者不可屑屑於短篇今
反不然者豈囿於師家
典型乎抑亦以文中已
詳記所感詩則其緒餘

不深用意也
又曰是篇與記文併看
特覺字句不泛
大華曰東調
醒堂曰星雨當作星斗
歟
自注點化春秋星隕如
雨
大華曰末幅數語天籟
南溪曰無片言不切實
僕輩不能望後塵在子
駿易易著筆毫無苦思
痕不禁敬服
大華曰一篇如讀淡翁
太宰府詩然其規模則
勝之
南溪曰僕未知弘法詩
比斯篇優劣果如何
醒堂曰中二聯包括笙
洲景勝無復餘蘊老手

芳蹤望海樓、矮樹似苔石為島、圓沙如雪水成洲、瓊宮瑤闕
參差出、疑是清都紫府遊、樓係聖武稱德
二帝遺址云
大阪城址覽古

海內風塵早見幾、功名唾手一戎衣、結盟群牧尊王室、耀武
異邦揚國威、霸業已為灰燼滅、嚴城今有雀鳥飛、英雄聲價
生前定、身後何須論是非、

重拜桃山陵

鼎湖龍去感何勝、諒闇一年哀轉增、為是先君恩澤渥、遺民
今尙哭山陵、

大津納涼船行、用李白江上吟韻、

湖上清遊納涼舟、電車如花過岸頭、鐘聲晚動三井寺、解裝
是地一宿留、揚天煙花碎星雨、涌水鼓樂驚魚鷗、乘興人間
忘物我、貴賤貧富貉一邱、無限水風吹不斷、仙舉疑是遊瀛

南行記

四十三

秉彜閣印行

洲、夜深雲破月亦白、只惜無人解風流、

江西過中江藤樹先生遺業

淡海聖人何處尋、輕舟西泊大湖潯、玉林寺畔追思淚、德本
堂中親炙心、室護琴書猶免蠹、砌留藤朴轉成陰、古來記誦
詞章學、不及先生道味深、

遊竹生島、宿寶嚴寺、次弘法大師韻、

江山吞盡兩三州、便覺乾坤日夜浮、棹月人過明鏡上、架雲
家在巨鰲頭、竹交老樹千林合、風起金波萬頃流、寄語市朝
名利者、試來茲處繫扁舟、

拜金崎宮

皇子英風賊膽寒、當年是處陣雲闌、自裁笑學忠臣手、餘烈
千秋揮淚看、

小跋

邦儒中、才識共高、學力富贍、詩文兼長者、余特推賴山陽翁。而翁屈身訂交筱崎小竹、相得莫逆者、何也。蓋小竹才學、不及賴翁遠矣、然知賴翁心事、當時莫如小竹、故賴翁特與之深耳。子駿之於余、亦猶類之乎。子駿之才學、今世無比、而鄙棄短才淺學如余者、使余批其稿者、蓋取余知其心事最深耳。抑小竹雖不倚賴翁、亦能自顯者、余已不能自顯、且近年投筆秉耜、廢學歸農、若得留微名於卷末、以比驥蠅、亦望外之幸矣。大正乙卯春王初三、閱畢書感。

南溪直識

讀南行記

子輿氏曰、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余每有所得、必清寫示之子駿、子駿亦奮而判之、如是而往來相樂也。顏淵好學而爲亞聖、大舜與人爲善而爲明君、豈在文字乎哉、抑欲進之乎道也。子駿是著、興滅舉廢、毫無浮辭曲筆、奚啻記云乎哉、卽堂堂我朝大歷史。其論忠孝節義、頑廉懦立、謂名教南轅、決不誣矣。若夫文之與詩、鄙見所存、隨批隨評、序跋無復可言。乃舉近況、附之卷末、請恕鹵莽。

大正六丁巳王正中澆

勝兔謹識

南行記

四十五

秉彜閣印行